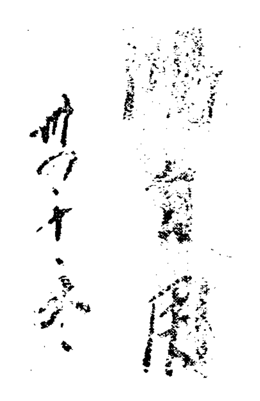


光明書局刊



光明戲劇叢書
舒湮主編

精忠報國

江上青著



上海光明書局印行
民國廿九年六月初版

「光明戲劇叢書」總序

這兩年半以來的民族解放戰爭，證明了文藝爲國家服役的功績；特別是戲劇部門的幫助教育羣衆，紀錄抗戰史實，宣傳反侵略眞諦，動員民衆保衛國土……宅把國民的精神武裝起來，協同完成偉大的任務。這一切將是中國戲劇運動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在我們這裏，劇運的工作更是處於艱苦卓絕的奮鬥中。由於劇運同志們的堅忍不拔的毅力，在這焦土上已經建立了話劇的強固的堡壘。我們雖無法自由地去開展工作，而經過兩年來在地層底下辛勞的磨鍊，塹壕早經築成了。可是有了防綫上的堡

壘是不夠的，我們更需要大量的餉糈使工作持久下去，不但是供應現在的需要並且遠及將來的需要。

我們熱誠地響應遠方友人的「生產運動」提議。我們相信秉着這裏的優良的傳統與人力這工作必然會有相當的成就。

「光明戲劇叢書」的刊行便是爲了擴大劇運的影響，推荐優秀的劇作，提高寫作的水準以求解決當前的問題的。希望全國劇運工作同志與劇作家們，能懇切地賜予我們援助與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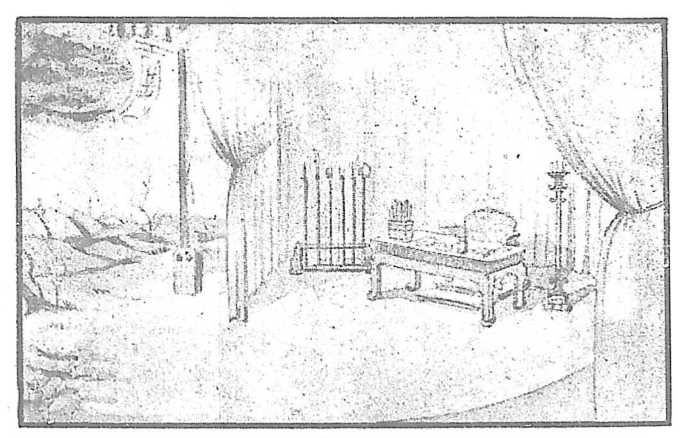
是爲序。

舒湮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精忠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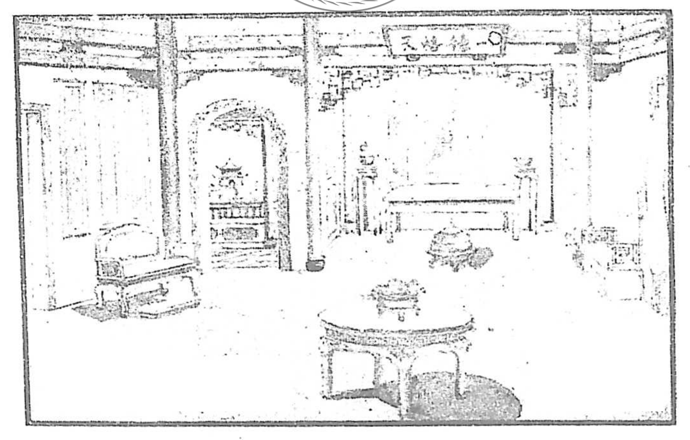
四幕五場大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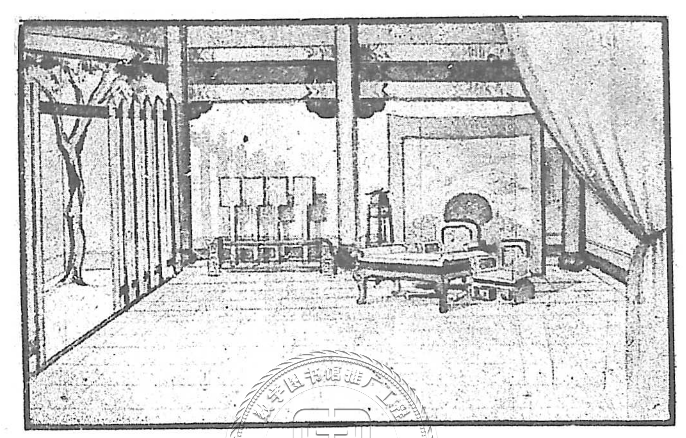
第一幕　朱仙鎮岳飛帥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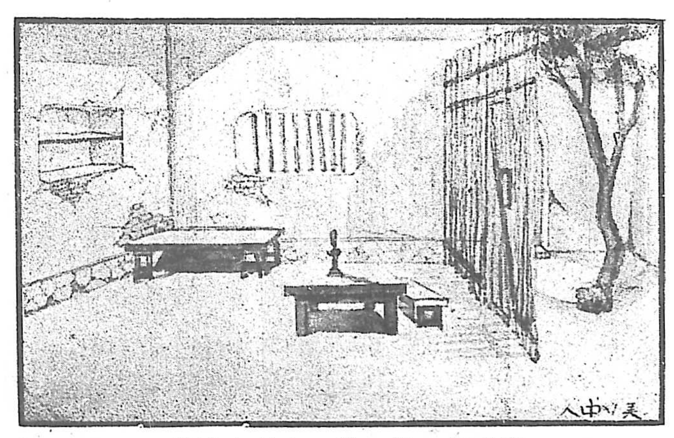
第二幕 朱仙鎮外茶寮



第三幕 秦檜相府邸



第四幕　第一場　臨安大理寺公堂



第四幕　第二場　大理寺監獄

本劇排演及攝製電影權屬於著作人

〔時間〕

第一幕　南宋紹興十年夏七月

第二幕　第一幕的翌日

第三幕　紹興十一年冬

第四幕　第一場　第三幕的翌日

第二場　同年十二月廿九日

〔地方〕

第一、二幕在朱仙鎮

第三、四幕在臨安

〔人物〕

岳　飛　相州湯陰人。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解兵柄後，授樞密副使，旋改充萬壽觀使。死難

時年三十九。

銀瓶娘　岳飛季女。年方及笄。秀外慧中，勇敢嬌憨。

岳　雲　岳飛養子。驍勇善戰，事父至孝。穎昌戰後，以功遷忠州防禦使，岳飛請辭；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

張　憲　岳飛部下愛將。智勇深沈，忠貞激烈，位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

牛　皋　汝州魯山人。累以戰功擢爲武泰軍承宣使；改行營護聖中軍統制；尋充湖北京西宣撫司，左軍統制等職。性鯁直，舉動鹵莽，年在五旬外。

張　保　岳飛部將，忠烈慈厚。

王　俊　濟南人。張憲部將。姦貪好訟，官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前軍副統制。

崔　慶　金軍統領，降宋。

李老公公　朱仙鎮鄉民，七十餘歲。

李老婆婆　李妻，七十餘歲。

魏　生　進士，朱仙鎮居民。

秦　檜　江甯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御史中丞等官。南渡後，自金還，位漸顯要，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大權獨攬，擅專國政。時年在

五旬外，

王氏　秦檜妻。陰險刁惡，工狐媚，善權術，年亦四旬左右。

興兒　秦檜家侍婢。性烈，有正義感，年十八九。

硯童　秦檜家侍童。貌忠厚恭謹，性懦胆怯，年二十左右。

趙士㒟　趙氏宗室，判大宗正，封齊安郡王。有大志，好學善屬文，忠耿敢言。嘗斥黃潛善誤國，又累忤秦檜。年近六旬，惟已鬚髮蒼白，老態龍鍾。

周三畏　大理寺卿，清廉正直。

万俟卨　開封陽武人。監察御史，後代中丞。附秦檜黨，脅肩諂笑，品格卑劣。年約六旬，但精神健旺，不類耆耋。

元龜年　大理寺評事。阿諛秦檜，實一勢力小人。

哈迷蚩　金宗弼（兀朮）密使。

倪完　大理寺獄官。奉公守法，雖同情岳飛，但以職卑力薄，無可奈何。

侍衛　甲、乙、丙、

度旨官　甲、乙、

兵士　甲、乙、

其餘鄉民，衛士，皂隸若干人。

第一幕

這是朱仙鎭上岳飛的帥營。

舞台分爲左右兩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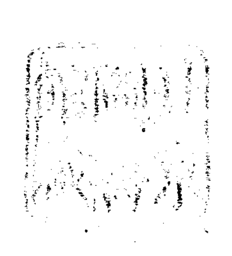
右部是營帳的一角。舞台上現出牠的橫剖面，帳內陳設長案，虎皮椅，石凳，和刀、矛、弓、戟這些兵器。長案上擺着公文，書卷，筆硯，令箭，燭台，地圖等物。靠極右的邊緣上，支起一幅帷幕，是通到內帳去的。在帷幕出入口邊，安置一隻藥爐，正在熬藥。

營帳口站着三個侍衛兵，一人佩劍，兩人持矛。帳門樹紅羅大纛，上綴白色「岳」字，臨風飄展。

另外，在左部是郊野的景緻。有幾棵樹木，還望見遠處一片黃沙和星棋羅佈的宋軍營帳，

這是盛暑的一天的清晨。太陽已經高高地懸在天空。

開幕前幕內傳出岳飛「滿江紅」歌聲的合唱。歌聲漸息，幕徐徐啓。樹枝上的蟬鳴與遠處的馬嘶聲間作。帳內闃無一人。惟見營帳口的侍衛們肅穆地往來蹀躞着。



出場人物　侍衞甲、乙、丙　銀瓶娘　岳雲　張憲　牛皐　張保　岳飛　崔慶　度旨官甲、乙

侍甲　（站住，望着樹枝上的鳴蟬）吵什麼？天熱得已經夠人難受啦！還「知呀」「知呀」的，「知」你媽的頭！

侍乙　喂，不要以爲岳元帥不在帳裏，你就撒野。咱告訴你，元帥的女兒銀瓶小娘子，還在裏帳呢。

侍丙　就是前天來的小姑娘嗎？

侍乙　是的。

侍丙　小姑娘跑到陣上來幹什麼？打仗也用不着女人呀！

侍甲　這年頭女人不比從前，她們也能提起刀槍和韃子拚一拚。古書上有位花木蘭，代父從軍，立下汗馬功勞。如今咱們岳元帥也有這末一位出色的小娘，隨父從軍。

侍丙　（笑）這眞叫將門之女了！

侍甲　（讚歎）嘿，有了一位岳雲少將軍，再加上這位銀瓶小娘子，你們二位說岳門上夠不夠威風的？

侍乙　好威風！

侍丙　連俺在岳營裏當小兵的，也覺得臉上有光彩呢。

（蟬鳴聲又大起）

侍丙　哎，天也眞熱。要不是今年逢着閏月，現在就是八月哩。

侍甲　不錯。立秋也過了二十來天，眼見就要交白露。你瞧，人身上出的汗珠還有黃荳大。

侍乙　打仗就不能怕辛苦。你要圖舒服，還是安安穩穩地待在家裏吧！

侍丙　咱要怕辛苦，早就不出來投軍啦。這次咱們打的是韃子，誰不比平時格外起勁些！

侍乙　要講辛苦，岳元帥可比咱們辛苦得多了。你們瞧他一天到晚忙得不得閑。天剛朦朦亮就起身四處去巡察。到夜晚，還要商議戰略，觀看兵書，沒一天不是交四鼓才睡覺。

侍甲　這幾天元帥也特別高興。因爲自從初八那天破了韃子的拐子馬之後，十三又在小商橋打了一個勝仗。現在進兵到朱仙鎭，離東京只有四十五里。祗要一鼓作氣打下去，說不定明後天咱們又可以回到京城了。

侍乙　元帥說過，這囘打韃子要唾手燕雲復讎報國。咱看不打到燕京是不得罷休的。

侍丙　纔不止呢！別忘了直搗黃龍。這囘仗不打到關外是不肯歇手的。

（侍衛丙看見銀瓶遠遠自內帳踱出，揮手向甲、乙示意。）

△侍丙　唏——唏——來了！

（衆侍衛皆靜默肅立）

（銀瓶整理文案，又揭開藥罐調藥，然後重行蓋好。）

銀瓶　（問侍衛）元帥早上說過什麼時候回來嗎？

侍甲　啓稟小娘子，元帥五鼓時分單獨騎了一匹馬出營各處查看，沒帶跟人，也沒留下什麼話。

銀瓶　哦。（揭藥罐）這罐藥，你送到西營去吧。聽說，這次打仗你們弟兄們太辛苦了，有不少人中暑累病了。元帥教我親自調藥給你們吃。

（侍甲入帳，端藥罐出。銀瓶旋亦入內帳。）

△侍丙　你瞧元帥待咱們多好。弟兄們生病，元帥還親自調藥。帶兵的肯和當兵的一同共甘苦，當兵的怎會不死心眼打仗呢！

△侍乙　是呀！咱們元帥最講究賞罰公平，待千萬個人如同待一個人一樣。朝廷上賜下犒賞，不論多少，總分給咱們，他自己倒一錢不留。出發的時候，弟兄們有家眷的，他還派人送錢送米，留着安家。

△侍丙　像這樣的元帥，無怪人人都敬重他，怕他，服從他。

（銀瓶拔劍起舞唱「北伐」歌，一路自內帳出來，走到外帳口，發覺兩侍衛還站在那裏，即刻止步不歌。）

銀瓶　（吩咐侍衛）你們暫且下去，等元帥回營再傳喚你們。

（侍衛乙、丙應聲下場）

銀瓶　（舞劍唱歌）

號令風霆迅，
天聲動北陬。
長驅渡河洛，
直搗向燕幽。
馬蹀閼氏血，
旗梟可汗頭。
歸來報明主，
恢復舊神州！

（銀瓶歌至「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時，岳雲與張憲自營外入，站立一邊，和聲高唱。）

銀瓶　（歌聲止，銀瓶提劍向岳雲張憲施禮。）哥哥，您囘營啦。哦、張統制也在此。

岳雲　怎麽？我出陣去了幾天，妹妹你也來到營裏啦！

銀瓶　難道我就不能來的嗎？

岳雲　不是這末說的。你什麽時候來的？我們怎麽全不知道呢？

銀瓶　我已經來了三天哩。你們去出陣打仗，自然不曉得。

張憲　小娘子要知道打仗可不是好玩的事。這裏是前綫。兩國交戰，兵火猛烈，處處都有危險。前幾日我們雖打了一場大勝仗，把金兵逼退到黃河邊上，可是早晚正提防他們反攻呢。

銀瓶　（自負地）你們瞧，我這樣的打扮是在鬧着玩的嗎？我自幼學會一身武藝，藏着不用作什麽？在國家受外侮欺凌的時候，我們正應該地無分東南西北，人無分男女老幼，精誠團結，一致爲國效命。這般危難的當兒，難道還教我們女人躲在閨房中挑針繡花嗎？

張憲　哦，原來小娘子也是有心人，眞不愧是將門之女。末將失敬了！

銀瓶　好說，好說！你想，韓世忠韓元帥屯兵京口的時候，靠着有梁夫人幫他擊鼓激動三軍，

才在黃天蕩大敗金人。梁紅玉是娼門出身，尚且明瞭大義，何況銀瓶是將門之後呢？

岳雲　想不到妹妹也會這樣想法。眞不愧是父帥的好女兒，哥哥的好妹子。我眞高興！

銀瓶　（假嗔）瞧，哥哥你眞不好。總愛拿我開胃。剛才你是看不起我的，怎麽才一會兒功夫，又誇獎我是什麽「父帥的好女兒啦！」「哥哥的好妹子啦！」我不理你啦！

岳雲　妹子可別動氣，哥哥是說着玩的。（玩笑的）喏，喏，喏，爲兄的這廂陪禮了！

銀瓶　（笑）抬起頭來吧！誰希罕你來陪禮呀！

張憲　（笑）哎呀，你們兄妹二人在打仗還忘不了開玩笑。眞是有趣得很。

岳雲　（想起）父帥呢？

銀瓶　（故弄玄虛地）他……在……（眼望岳雲，又回顧內帳）我不說。

岳雲　他在裏面嗎？哎呀，糟糕，糟糕！剛才我們在這兒鬧玩笑，準被他聽見了。如果降下玩忽軍務之罪，如何是好？（惶恐）都是你！都是你！

銀瓶　（俏皮地）不過，這次比前回從馬背上摔下來的罪要輕得多。放心，放心！

張憲　這都小娘子害人！

銀瓶　你們這些人，胆量如此小，怎麽算得將軍？

岳雲　（尷尬）你還在開玩笑！

銀瓶　告訴你們吧。放心，元帥出營巡査去哩。

岳雲　原來你這丫頭又在開我玩笑。嚇得我一身冷汗。

張憲　我們險些把正經事忘掉。

銀瓶　是呀。我來的時候，父帥告訴我說，哥哥帶領人馬追勦韃子去了。這囘仗打得順利嗎？

岳雲　我要趕緊去稟明父帥。待會再和你細說吧。

銀瓶　父帥少時就囘來的。你先說說無妨。我正爲你們的喜訊，等得心焦呢。

岳雲　打得很好，我們又把韃子殺敗了。

銀瓶　（驚喜）呵！

張憲　少將軍這次的功勞可不小呢。敵人在小商橋敗退以後，元帥料定敵人必定還攻穎昌，就命令他帶兵前去援助王貴。果然，韃子來攻穎昌。王貴便帶領了遊弈，少將軍也帶領了背嵬，在城西和敵人大戰。少將軍以八百騎兵冒死衝進敵營挺戰，王貴的步兵同時又分兩路左右包圍，竟將金兀朮殺得狼狽而逃。我們正預備向他道喜呢。

銀瓶　（喜極，趨前摟抱岳雲，跳躍歡樂）哥哥！哥哥！

岳雲　既然如此，妹妹就該請請哥哥，替哥哥慶祝慶祝。

銀瓶　（鬆手）那末，哥哥也沒同妹妹接風呀！

張憲　兩免了吧！少將軍，我們還是去見元帥報告喜訊要緊。

（張、岳二人正欲行牛皐喝得酩酊大醉踉蹌進帳。）

牛皐　哈——哈——哈——

銀瓶　牛叔父，您也囘來了。咦，您怎麼啦？

牛皐　不——行——啦——混——身——沒——勁。

銀瓶　又喝醉酒了嗎？

牛皐　喝醉酒？——哦，沒有，沒有。俺沒醉，別胡說！

岳雲　牛叔父，你的確醉了。瞧您站都站不穩、踉踉蹌蹌的。

牛皐　（故作鎭定，稍醒）哦，少將軍，是你囘來啦？

岳雲　是我囘來了！打了勝仗哩！

牛皐　（迷迷糊糊）打了勝仗？是你打了勝仗，還是俺老牛打了勝仗？

岳雲　是姪兒打了勝仗。

銀瓶　牛叔父，請醒醒，這裏是父帥的大營！

牛皐　（大驚失措，自整衣冠，恭立施禮）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俺到了那兒？這是元帥的營帳？——呀！不好了！不好了！（欲逃）

銀瓶　（急攔阻）牛叔父請留步。父帥出營去了。

牛臯　哦，你們騙俺老牛。豈有此理！

張憲　牛將軍，聽說您那邊也打了一個大勝仗，情形到底怎樣？

牛臯　（漸淸醒）俺當然打了一個大勝仗！

（岳雲、張憲、銀瓶均靜聽）

銀瓶　您果眞打勝了嗎？

牛臯　誰來哄你小孩不成！俺在京西打敗韃子，把他們趕出洛陽，逃到河北去哩。

銀瓶　（半信半疑）眞的嗎？

牛臯　當然啦！（逕自一屁股坐在岳飛的虎皮椅上）這才是俺老牛的威風。（欲躺在椅上假寐，銀瓶急阻止之）

岳雲　牛叔父您前番打碎御酒，闖下大禍，今天不要再惹出事來。

牛臯　（不服）講什麽，俺喝醉了會闖禍？嘿，你們還不曉得俺老牛喝醉酒打勝仗的故事呢。

張憲　是的，那囘牛將軍在藕塘關喝醉酒，也曾經殺得韃子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銀瓶　有這囘事嗎？牛叔父，您說與姪兒知道罷。

牛臯　要俺說也行。先倒盃釅茶讓俺醒酒。

銀瓶　那行！（遞茶奉牛臯）牛叔父請講。

牛臯　（洋洋自得的端坐在虎皮椅上，舉起石硯當驚堂木猛力一拍）你們且聽俺——

銀瓶　慢來，這是硯台，不是驚堂木，您小心砸碎了。

牛臯　你放心！（略停）你們且聽俺言道：那一年——

銀瓶　那一年呢？

岳雲　你別打斷話頭，讓牛叔父說下去。管是那一年，反正有這末一年就是了。

牛臯　那一年，元帥命俺帶領本部人馬去救藕塘關。俺爲先軍，元帥殿後。俺老牛爲要顯點顏色，一路如飛的趕路。有一天便來到了藕塘關。那守關總兵聞報，說是岳元帥領兵已至關下，忙出關跪下道：「藕塘關總兵金某迎接岳元帥！」

銀瓶　您怎麼回答？

牛臯　俺是不會說謊的，就說：「免叩頭。俺乃先行統制牛臯，元帥還在後面。」

銀瓶　嘿嘿，叔父是老實人。

牛臯　可恨，那傢伙太勢利，聽了這番話，竟吩咐要把那報事的綁去砍了。俺知道他是瞧不起俺老牛，就大怒說：「不要殺他。你既然本事高强，用俺們不着，俺就去了。」

銀瓶　您眞的動氣走了嗎？

牛皐　這不過是俺老牛甩甩袖子，嚇唬嚇唬他罷了。且說，咱們進關，上了大堂，金總兵已經擺好酒席迎接。

岳雲　叔父倒是好口福。

牛皐　俺說：「這酒席幸喜是請的俺，若是元帥，就有罪了！」他忙問：「這是爲何？」俺便把元帥因爲體念二聖被擄受苦，不忍吃葷的緣故說明。俺又告訴他，元帥最愛吃的是豆腐。

銀瓶　（不解）父帥最愛吃豆腐！什麽話？

牛皐　是的，元帥喜歡吃豆腐。因爲他在大名府考武秀才的時候，就是吃了豆腐起身的。這也是「君子不忘其本」呀。

（衆大笑）

銀瓶　要不經您這一解說，我先前眞不明白。

牛皐　俺看見滿桌好菜好酒，一時高興，忙叫人取過大碗，連喝二三十碗酒。正吃得高興，忽然外邊探子報道：「金兵犯關了！」

銀瓶　這怎麽好呢？

牛皋　慢來！俺連忙說：「正好！既是番兵犯關，快取酒出來，讓俺喝一痛快，好去殺敵。」他們沒奈何，抬出一罎陳酒，俺雙手捧起一飲而盡，即忙立起身來，踉踉蹌蹌，走下大堂，由兵士們扶了上馬，殺出城去。

（衆注神靜聽，牛皋起身，隨講隨作身勢。）

牛皋　俺騎在馬上，東倒西歪，頭也抬不動，矇矇矓矓之間忽然看見眼前一員番將，身長一丈，用一條鐵棍，迎面向俺打來。俺一閃，酒却湧了上來，把口張開一吐，直噴向韃子的臉上。（興奮）這一吐，頓時酒也醒了，睜開兩眼，就舉起鋼鐧來，噹的一下。——

（這時張保適自外入，牛皋舉棍正欲向張保頭上飛來。）

張保　（驚叫）咱不是韃子，是張保！（牛放手）

牛皋　吓，你是張保！

張保　牛將軍又在這兒吹牛了嗎？

牛皋　瞎扯，俺老牛姓牛向不吹牛。

銀瓶　（急）您說下去啊！

牛皋　這一鐧，把韃將的天靈蓋也給打碎。他立時跌倒在地，腦漿迸出。俺下馬取過首級，便進關去了。

銀瓶　以後怎樣呢？

牛臯　以後怎樣？（羞澀）以後，不就這樣完了！

岳雲　妹妹，別信他。這後來金總兵便把他的小姨子嫁給牛叔父了。

銀瓶　是眞的嗎？

牛臯　（不好意思）這個……這個……嘻……嘻……嘻……（轉向岳雲）姪兒，你又和爲叔的搗亂了？

岳雲　是眞的嘛！金總兵看見牛叔父吃得大醉，反能打敗十萬番兵，得了大功，佩服叔父倒是一員福將；又曉得叔父那時還未娶親，就把小姨子嫁過來。這還是父帥做的媒呢！叔父，您不好意思抵賴！

牛臯　（羞澀）嘻……嘻……

銀瓶　（天眞地）羞羞羞！

（外歌聲起，岳飛唱：「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當「滿江紅」詞第一折唱完時，侍衛甲、乙上。）

侍衛乙　元帥駕到！

（衆肅立迎候，牛皋宿酒仍未全醒，站步不穩。）

（岳飛衣紫錦袍，內披盔甲入。侍衛行禮，衆出迎。）

岳飛　免禮！

（衆將禮畢肅立）

岳飛　（對銀瓶）孩兒，你辛苦了！

銀瓶　孩兒並沒什麼辛苦。

岳飛　（對岳雲、張憲、牛皋、張保）你們也都回來了！

岳雲
張憲　特來向父帥報告軍情。

牛皋　（支吾其詞）……牛皋也向元帥報——報——報——

岳飛　報什麼？

牛皋　報——報告軍——軍——軍情。

岳飛　（瞥見牛皋醉狀）牛皋，你又喝醉了嗎？

牛皋　（惶恐，尷尬）沒有，沒有。是——頭暈，腳有些站不穩。

岳飛　（嚴肅地）哼，我看你又違犯我的軍令，私自喝酒了！

（牛皋不敢出聲）

銀瓶　（解圍）是牛叔父從京西打了勝仗囘來，一時興起，稍微喝了幾盃。父帥請恕過他吧。

岳飛　牛皋，你知道我平日待你如同手足一般，我又極重你的將才，所以這次派你攻打京西一路。你現在恃勝而驕，在營中喝得大醉，成何體統？又怎不令我傷心！

（牛皋仍不語）

岳飛　你們要知道用兵的道理。勇是不可靠的，而在先定計謀，計謀才是兵家勝敗之機。所以，爲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患其無謀。牛皋，你以爲單憑着你的匹夫之勇，莽莽闖闖的，就能夠成大事嗎？

牛皋　（唯唯）牛皋不敢。

岳飛　我從前也是頂愛喝酒的。可是，自皇上說過，等打到河朔，才讓喝酒。我便從此不敢喝酒。牛皋，你要曉得我們所以能夠百戰百勝，使敵人也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便是因爲我們「明號令，嚴紀律。」你既然不聽從號令，又不守紀律，怎麼可以做兵士們的模範呢？

牛皋　（恭謹地）是，是，牛皋該死！

岳飛　要知道，在國難當頭的時候，絕不是我們個人求安樂的時候。我們討伐韃子，爲的是什麽？我們的將士人人用命，有國忘家又爲的是什麽？你現在喝醉了酒，要是敵人前來進犯，躭誤了戎機，這如何是好？

牛臯　牛臯該死！牛臯實在該死！

岳飛　正因爲你是跟隨我多年的愛將，平常親愛得如同手足一般，今天我所以才敎訓你。（向侍衛）來人，把牛臯拖出去，責打四十軍棍！（頓）你要明白我這次責罰你，我自己心裏也很難受的。

（衆將求情，連呼：「元帥請慢來！」）

銀瓶　求父帥看在衆位將軍的面上，寬恕牛叔父這一遭吧！

岳飛　那末，牛臯，你知罪嗎？

牛臯　（惶悚下跪）牛臯知罪！讓牛臯自己責罰自己吧。

（牛臯舉掌自批頰，連續自呼：「還喝不喝？」「還喝不喝？」）

岳飛　（止之）好哩！這才算是我的好部下，朝廷的好將官！（向銀瓶）你去攙扶牛叔父起身！

牛臯　（起立）謝元帥！

岳飛　你們將各路軍情報上來！

岳雲　啓稟父帥，孩兒前番奉命帶領人馬前去援救穎昌，已經把金兵殺退，鹵獲甚多。現有呈文一件當面遞上，請父帥過目。

岳飛　好極了！據你觀察，韃子還有力量反攻嗎？

岳雲　據孩兒淺見，敵人銳氣已挫，內部反戰情緒非常濃厚，孩兒本想一鼓作氣生擒金兀朮；只以此事重大，須待部署齊備，聯合各路兵馬，聚力會戰；所以才先回營，請示策略。

牛皋　啓稟元帥，末將奉命攻打京西，金兵已經被迫放棄洛陽，渡河北遁了。

岳飛　（大喜）好！牛將軍眞不愧是員勇將。我總算沒看錯人。

牛皋　這都是元帥的神威。

張憲　依末將之見。如今就該乘勝直追，進取兩河，收復東京；不應屯兵朱仙鎮遲遲不進才是。

岳飛　正是。金人的巢穴全在東京，韃子既經屢戰屢敗，銳氣沮喪，而且反戰情緒濃厚，正是我們反攻的良好機會。

銀瓶　而且，河東、河北的忠義民軍都先後派人前來請纓。我們正好聯合民衆大舉反攻。裏應外合，豈不更妙！

岳飛　是的。兩河豪傑義士既紛紛響應，士卒又肯用命。天時人事，無一不利於我。我們決定來一個總反攻！

張憲　請元帥火速計劃總反攻的策略。末將願當頭陣。

牛臯　那不行，這頭陣是該輪俺牛臯的。

岳雲　父帥若有所命，孩兒萬死不辭。

銀瓶　孩兒也願隨軍出征爲國效力。

張保　我張保也追隨元帥之後，出入生死，殺盡金酋。

岳飛　好！你們且聽我命令。

（侍衞甲自營外入帳報告）

侍甲　啓稟元帥，金國僞軍統制王鎮歸降大宋，派有僞統領崔慶爲代表前來接洽反正，現在營外待命。

銀瓶　（喜極）方才哥哥報告，敵人內部反戰情緒濃厚，果然不假。

岳飛　（命令）宣他進帳！

牛臯　慢來，其中難免有詐，待牛臯去抓他進來審問。

岳飛　不用你去，我自有道理。傳崔慶進帳！

侍甲　（高聲呼喊）宣金國降將崔慶進帳！

（崔慶入帳叩見岳飛）

崔慶　金國統領崔慶叩見大宋岳元帥！

岳飛　罷了！崔慶，你此番投誠大宋，可是眞心歸降？

崔慶　小的若有虛詐，管敎身首異處。

牛皐　（冒失地）呔！你們韃子狗兵居心奸詐，不要在你牛老子面前故弄玄虛，且吃俺老牛一拳！

岳飛　住手！不許放肆！

牛皐　俺想這韃會必然是詐降。

岳飛　你又怎知道他是詐降？切不能這樣鹵莽。待我問明情由，再作道理。

牛皐　咱們對付敵人何必這般客氣？他們屠殺咱們的同胞，侵佔咱們的土地，擄掠咱們的產業，姦淫咱們的婦女。咱們恨不得把他滅盡滅絕。剝他們的皮，吃他們的肉。如今這韃會親自送上門來找死，豈能便宜了他！

岳飛　不是如此說。我們在陣上殺韃子，是爲消耗他們的實力。祇要他們肯投降過來，我們便應該寬大爲懷，優待他們，使他們明瞭我們眞正的敵人並不是金國的百姓，而是金

兀朮和那般爲首的强盗頭腦。

崔慶　敬謝岳元帥的開導！

岳飛　我們要讓他們去向金國的士兵們宣傳，我們的抵抗韃子的侵略，不但是爲保全大宋的國土，而且是爲了解救被壓迫的被金國强盜們驅送到戰場上來送死的金國百姓。

崔慶　我們幸得元帥解救，才得重見天日。

岳飛　你旣然知道悔過自新，宋朝自然也能寬恕你的。

崔慶　謝元帥大恩！

岳飛　如今你們那邊情形怎樣？

崔慶　如今淪陷區內不但人心思漢，就連小番國內大將韓常和烏陵思謀也自知軍心渙散，運命不久，莫如歸降大宋。他們已經吩咐部下，一等大軍前去，卽刻繳械投誠。

張憲　末將也據報現在北方的情形不好，自燕京以南，金人的號令不行。金兀朮本想强拉淪陷區內的同胞來應戰的，怎奈他們都不願自相殘殺。

崔慶　這位將軍的話很對。咱們的統帥兀朮四太子說，自從北方起兵以來，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倒霉，連吃敗仗，損兵折將的呢。

岳飛　好吧。你且先到營外休息，聽候查點投誠過來的部隊。明天我再吩咐你回營去通知你們的長官，快些前來歸降吧！

崔慶　遵命！

（崔慶隨侍衞甲退場）

銀瓶　照這樣看來，我們的反攻一定有把握的。

牛臯　（大笑）哈——哈——哈——

岳飛　你笑什麽？

牛臯　俺笑的是又要殺一個痛快了。

（岳飛亦喜，正在大家興高采烈的時候，侍衞又入營報告。）

侍甲　啓稟元帥，兩河忠義豪傑首領李通、胡淸、李寶一干人，已經應召前來，現在營外聽命。

岳飛　着他們在帳外等候，好生款待。

侍甲　是。（下）

銀瓶　（高與）老百姓們都揭竿而起，幫助官兵來打韃子了。

岳雲　聽說李通他們部下有不少人。這幾年一向在太行山一帶和敵人打遊擊，對於山川險要最爲熟悉。有他們的響應，我們更不怕韃子了。

銀瓶　中國人到底幫中國人。任聽韃子怎樣花言巧語欺騙老百姓，驅使他們攻打自家人，可是老百姓是決不會受敵人利用的。

岳飛　你們的話不差。老百姓的力量最偉大。單靠軍隊打敵人是不夠的。祇有軍民一致，才能發揮雄厚的力量。

銀瓶　那末就請父帥頒令進攻，指日渡河！

岳飛　（興奮）將官們，我們今日恢復中原，雪恥報讎，全在此一舉！大家要各自努力，克復兩京，收回故土，也只在目前！

衆將　末將等願效死力，爲國盡忠！

（岳飛端坐虎皮椅上，準備傳令進攻。諸將列佈帳下。）

岳飛　衆將聽令

衆將　有！

岳飛　你們願意盡忠報國嗎？

衆將　願意！

岳飛　你們願意收復失地嗎？

衆將　願意！

岳飛　你們願意去殺韃子嗎？

衆將　願意！

岳飛　好！我現在命令你們去反攻！（持第一枝令箭）張憲！

張憲　在！

岳飛　命你統率遊奕軍從陳留東路進攻東京，不得有悞！（頒令箭）

張憲　遵令！

岳飛　（持第二枝令箭）岳雲！

岳雲　在！

岳飛　命你統率背嵬軍從中牟西路進攻東京，不得有悞！

岳雲　遵令！

岳飛　（持第三枝令箭）銀瓶！

銀瓶　在！

岳飛　命你隨同父帥帶領十萬兵馬從朱仙鎮中路突破東京，不得有悞！

銀瓶　遵令！

岳飛　（持第四枝令箭）張保！

張保　在！

岳飛　命你會同兩河十萬忠義軍從太行山一帶側面遊擊敵人，不得有悞！

張保　遵令！

牛皋　（焦急）還有俺牛皋呢？

岳飛　（持第五枝令箭）牛皋聽令！

牛皋　（粗壯地）在！

岳飛　命你統率八萬精兵自洛陽渡河包圍，截斷敵軍後路，不得有悞！

牛皋　遵令！遵令！

岳飛　將官們，我們要戮力同心殺退金兵；直到黃龍府，再和諸君痛飲罷！

衆將　（拔劍）直搗黃龍，收復國土！

岳飛　（拔劍，仰天自語）岳飛三十多年來的心願，老百姓們日夜蘄求的希望，如今都可以一朝了却了罷？

（侍衛甲神色倉皇地奔上）

侍甲　啓稟元帥，聖上度旨官到！

衆將　（詫異）呀！

岳飛　（略一猶豫）準備接旨。請！

岳雲　（侍衛甲下）

聖上忽有旨意到此，爲了何事？

岳飛　我曾經一連上了幾道奏摺，未曾奉到詔諭。如今想必是有了訊息。

（侍衛甲再上，度旨官甲奉聖旨上場）

侍甲　旨下！

（岳飛以次諸將均下跪接旨）

度旨官甲　聖旨到。跪聽宣讀。『覽卿奏，知復潁昌後，已遣兵下鄭州。大帥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許。然須過爲計慮，虜懷蠆毒，恐至高秋馬肥，不測豕突，切勿深入，以保萬全。朕久欲卿相見。卿可輕騎一來入覲，即便就途，遣此親札，想宜體悉。付岳飛。』

衆　萬歲，萬歲，萬萬歲！（起）

岳飛　請問天使，朝廷命停戰，敢是准了和議之策了？

度旨官甲　聖上已經准了丞相和議之策了。

岳飛　岳飛前日奏上一本，陳述敵我情勢。如今我軍士氣旺盛，屢戰屢勝；敵兵銳氣沮喪，萎靡不振。豈有停戰之理？還請奏明聖上再議。

銀瓶　小女子眞不明白朝廷是什麽打算！金人是犬羊之輩。他們的話絕不可信。如果從前的和議靠得住，那末金人這次爲什麽又背盟侵犯呢？可見敵人是絕無和平的誠意。

度旨官甲　這是聖上的旨意，本官無從答覆。

岳飛　聖上的旨意是要岳飛單身進京嗎？

度旨官甲　正是。如今韓世忠、劉錡、張俊、楊沂中諸路兵馬，俱已各還本鎭。將軍奉詔要趕快啓程才是。

岳飛　（難色）大人先請，岳飛隨卽收拾人馬囘京。

度旨官甲　將軍，這朝廷的命令，你切莫遲延呀！

岳飛　岳飛領旨！

（度旨官甲退）

（衆譁然相顧失色）

牛臯　這便怎麽辦？

岳雲　父帥，您眞的囘京嗎？

岳飛　……

銀瓶　眼見要克復東京，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岳雲　據孩兒淺見，金人大勢已去，我軍克敵是旦夕之事，豈可功敗垂成？班師的命令，不如遲緩幾天再說；等到奪回東京，再請皇上回都臨幸。然後，繼續北伐，生擒兀朮，迎回二聖，直取燕雲，光復河山。這樣，將功折罪，也還不爲晚。卽使主和的奸臣妒忌父帥，那時對我們也毫無辦法的。

岳飛　……

牛皋　依末將的意思，也是不如一面催糧，一面發兵，直搗金邦，然後痛飲黃龍！

岳飛　……

張憲　元帥，自古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說：「大夫出境，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且，據末將看來，這必然是奸賊秦檜的矯詔，我們更無接受亂命的道理。

岳飛　話是很對，不過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豈可以昧暗的方法暗中違抗聖旨。弄得不好，反要被小人藉口。

銀瓶　只是父帥以數十萬之衆，破金兵百萬雄師，立下汗馬功勞。如今指日望見成功，朝廷不派兵增援，反召父帥回京，豈不把一場大功，沈於海底？恐怕其中必有差錯，父帥且請酌量，不可輕自回京，中了奸人的詭計。

岳飛　這個……

（侍衛上）

侍衛　啓稟元帥，聖旨又到。

（衆大驚）

岳飛　排隊接旨！

（度旨官乙奉旨上場）

（衆跪接旨）

度旨官乙　旨下。『詔曰：金酋乃夷狄之人，教化未開，終非武力可服。今韓世忠、劉錡等人馬俱已奉詔還京。朝廷謀畫，不得分岐。爾岳飛不宜孤軍久駐。前上表章，應毋庸議。仰即刻班師，勿違朕意，想宜體悉。付岳飛。』

衆　萬歲，萬歲，萬萬歲！（起）

度旨官乙　如今聖上再度詔諭班師，將軍還要即刻遵命爲是。

岳飛　不是岳飛不收拾人馬還京，只因虜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逃，疾走渡河。因此停留下來，不及立刻班師。

度旨官乙　將軍不可貪圖多功，違背了聖旨。

岳飛　這個岳飛豈敢？

度旨官乙　朝廷現在立意求和。邊軍事務，朝廷自有處置，將軍不必過問。若是少一稽延，就是抗違君命了。

岳飛　（默然片刻）那末，能否寬限幾天？

度旨官乙　這是聖旨，不是兒戲！將軍豈有不知？

（牛皋憤慨的欲衝前毆打度旨官，岳飛怒目止之。）

（衆將不平，鼓噪欲進。）

度旨官乙　岳將軍父子都是大忠大孝的人，當然明瞭君臣之禮。如今朝廷連召將軍班師，爲的是加官授爵，報答功臣。如果你們違背旨意，朝廷見罪，功過反而不能相抵。這事情岳將軍還得仔細考慮考慮！

岳飛　（沉吟半晌）我父子和部下將士都只知道「盡忠報國」……當然知道……

度旨官乙　將軍既知道就好了！（退）

岳飛　（痛心地）唉！十載心機，廢於一旦！這不是岳飛不稱職，實在是奸臣秦檜誤了陛下呀！

張憲　（跪）元帥！末將等願隨元帥之後，完成未竟之功，誓必直搗東京，迎回二聖，然後回朝請罪。請元帥下令吧！

岳飛　事到如今，還有什麽可說的呢！

銀瓶　父帥不能這樣固執。父帥此去豈不是自投羅網？孩兒實在不能讓父帥動身。

岳飛　要是蒼天有眼，必定會不使忠臣陷於不義。就是萬一不幸，又逃些什麽呢！我此去秉着一股天地間的浩然正氣，爲着國家爭解放，爲着百姓爭自由，我怕些什麽呢！

（衆默然不動）

岳飛　你們還是讓我走吧！

（衆跪地不動）

岳飛　你們只要都有報國之心，國家總有復興的一天。你們只要都有復仇的志氣，不屈的精神，總有還我河山的時候。現在國家並沒有亡，我們救國還來得及。

（衆仍跪地不起）

岳飛　我强敵尙且不怕，難道還怕奸臣？你們放心地讓我去吧！縱然有什麽意外，我相信我部下的將士們，都會跟着起來完成我未竟的事業。那時，我的一顆赤心烈胆，也足以昭示千古萬世了！

（衆感泣）

岳飛　不必多言，班師回京吧！

（侍衛急上）

侍衛　啓稟元帥，後路糧草已斷！

（衆大驚訝）

岳飛　（變色）呀！

張憲　這又是秦檜的奸計。强逼元帥非班師不行了。

岳飛　（對侍衛）你去傳令三軍，不得離營！

侍衛　是！（下）

岳飛　這囘班師，你們切不可預先泄漏消息。否則，韃子知道，發兵截斷後路，我們如何歸得去？

衆　是！

岳飛　你們把令箭都繳囘來。（衆將繳令箭）

岳飛　張憲！

張憲　在！

岳飛　我今部下三十萬，分一半給你領囘淮南駐紮。其餘人馬，由我帶囘等待朝命。

張憲　（忍痛地）遵令！

岳飛　（命令）衆將官！拔營朱仙鎭，吩咐三軍，明日舉兵渡河……

衆將　遵令！

侍衛　（侍衛倉皇奔入內帳）金牌到！

衆將　（驚疑不決）……

岳飛　請！（岳飛環顧衆將，默然不語，互相飲泣而已。）

（一聲破響，營外軍士鼓噪如雷。）

——幕急下——

第二幕

第一幕的翌日。

在朱仙鎭外的郊野。

這是鎭外的大道旁邊：兩端都是通路，一端豎着一座石牌坊，另一端設着一片鄉村茶寮。四圍有些樹木雜草。

啓幕時，天色昧爽，遠近有疏落雞鳴聲。漸漸地，東方泛上魚白，微光投射到茶寮的緊閉着的門板上，才發現在屋簷底下正睡着一個兵士——睡得很熟，鼻孔裏發出重濁的鼾聲。他是露宿在一堆禾草上面的，碎草散滿了一地。

出場人物　兵士甲、乙　侍衞甲、乙、丙　李老公公　李老婆婆　鄉民甲、乙、丙、丁、戊

　民婦甲　魏生　岳飛　銀瓶娘　岳雲　張保

兵士甲　（囈語）哈，哈，天亮咱們就要渡河，把你們這班韃子兵殺得片甲不留。讓你們一

個也回不去老家。……哼，咱們岳家軍豈是輕易好惹的？這回也該教你們栽個觔斗瞧瞧。……媽的！追呀！追呀！

（兵士乙急步從牌坊後面走來，跑近兵士甲的身邊喊叫。）

兵士乙　老張！老張！起來吧！

（兵士甲又睡熟，鼾聲大作。）

兵士乙　（自語）媽的，這小子睡熟了。怎的剛才還聽他嚷喚？（以脚踢甲）睡的像死豬似的！喂，醒醒吧！

（兵士甲輾轉反側）

兵士乙　起來呀！老張！

（乙跑去搖撼甲的腦袋，甲被攪醒了。）

兵士甲　（矇矓地）什麼時候啦？

兵士乙　交卯時哩！

兵士甲　（吃驚，跳起）啊？怎麽咱還睡得迷迷糊糊的？

（甲要爬起身，乙捺住他的肩胛。）

兵士乙　慢着，你剛才嚷着：「追呀！追呀！」的，到底在追誰？

兵士甲　（不解）追？咱追誰？沒追誰呀！

兵士乙　明明聽見你說的。

兵士甲　（忽悟）啊，今天不是要渡河追韃子嗎？

兵士乙　你眞還在做大夢呢！

兵士甲　咦，這不是昨晚上元帥下的命令嗎？

兵士乙　喂，你醒沒醒？

兵士甲　（驀地站起身）怎麽，咱醒沒醒？（直覺地）咱不是醒着還說話嗎？

兵士乙　（惋歎）哎，不是這意思。告訴你咱們不渡河了！今兒就要班師回去哩！

兵士甲　（大惑不解）哦？（看乙）喂，你是睡着了吧？這不是夢話！

兵士乙　誰還和你開玩笑。

兵士甲　班師？可是這話又從那兒說起呢？……打了勝仗，眼看馬上就能把東京奪回來。按着兵法說……哎，就別提兵法，照人情事理講吧，咱們現在祇有往前追，那還能向後跑呢？你少胡說亂道的！

兵士乙　誰存心寃你！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咱來的時候，看見營裏已經收拾齊當，掩旗息鼓，馬不嘶，人不響的了。要說這是準備反攻，那決沒有這樣垂頭喪氣的。

兵士甲　（把乙拉攏近身旁，齊坐下）照你說，是真的了！怎麽昨晚的命令是教渡河呢？

兵士乙　這你就不懂了。如果嚷開要班師回去，韃子兵不正好趁機來反攻，斷了咱們的歸路。再說，也是怕亂軍心。……好了，你趕緊同咱回營去。營裏校尉還讓咱來催你呢。

兵士甲　且慢，話還得問問清楚。你聽說這班師的主意，果真是元帥的意思嗎？

兵士乙　這是元帥昨兒半夜下的密令是真的。不過，有人說元帥是主張打的，而朝廷裏却望和。營裏校尉偷偷地告訴咱，昨天京裏一連下了兩道聖旨十二道金牌，催促元帥班師回朝。聽說元帥和衆位將軍都哭了。料想這中間總還有些蹺蹊。

兵士甲　那末，聖旨和金牌不會是假的罷？

兵士乙　那還能假得了？連京裏派來的欽差，還是元帥認識的人。據說這是皇上准了丞相的和議，跟韃子和好，不再興兵打仗哩。

兵士甲　那怎麽行！

兵士乙　現在是沒什麽可說的了。要能有辦法，元帥也不吩咐咱們班師哩。

兵士甲　依你講，咱們就聽着班師回去？

兵士乙　那要不聽也不行呀！岳元帥的命令，誰敢違抗？弟兄們有不守紀律的，拿了老百姓一根麻繩繫牲口，給元帥查出來，都立刻斬首。

兵士甲　當兵的應該守紀律，這是不錯的。咱們打韃子，就爲的是救老百姓，當然不能再騷擾百姓。所以取了老百姓一根麻繩，事情雖小，究竟是犯法。現在秦檜同韃子議和，這是賣國，咱們就不能亂聽從他了。你們囘去，咱可不走。就剩下咱一個人，咱也打下去！

兵士乙　（感動）理性是對的，但是，軍令如山，不是兒戲，咱倆總得想個辦法才好。

（遠遠的傳來侍衛甲、乙、丙的談話聲音。他們都漸漸走近了。）

侍衛乙　這事不能就這麽辦，咱們要多找些弟兄們商量商量。

侍衛丙　多商量也是廢話，白耗時候。

侍衛甲　馬上就要動身了，可眞不能再說白話哩。咱看你們倆爭了一夜，到此刻還鬧不清楚。可把人急死了！

侍衛乙　（看見兵士甲、乙在談論）好極了，大夥來商量商量。你們知道，事情不好了，朝廷命令元帥班師囘京。你們聽說沒有？

兵士甲　這個咱們已經知道了。

兵士乙　二位大哥來得正巧。咱哥兒倆也爲着這樁事心焦。（指兵士甲）他主張不囘去，就是落下他一個人，也和韃子拚下去。

侍衛乙　這位兄弟的志氣是好的。不過，現在並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大夥的事，也就是干

係咱們大宋朝人人的事，單靠一個人作主張是不對的。

兵士甲　那末依這位大哥的意思，應該怎麽呢？

侍衛甲　（怒氣冲冲地對侍衛乙）別多嚕嗦了！聽你的話再鬧到天黑也沒個結果。

兵士乙　這不是鬧意氣的時候。這位大哥且平平火氣。

侍衛乙　（對侍衛甲）你盡吵有什麽用？不見得元帥怕你鬧架就不班師。

兵士甲　對哩，還是仔細商量的好。

侍衛丙　（指甲、乙侍衛）咱們三個人都是元帥營裏的侍衛，知道這樁事最清楚。昨天連少將軍，張統制，牛統制他們苦苦地求着元帥，都毫無用處。憑着咱們幾個弟兄們，還成得了什麽大事。咱看是一場白費心思。

侍衛甲　俺說幹就幹，管不了那許多。俺一定不放元帥走的。要不然就拚着一條命，撞死在元帥面前；做了鬼，也還要向金兀朮討命的。

侍衛乙　如今不是一個人拚死的時候。這樣拚掉一個人的性命，究竟對國家有什麽好處呢？咱們的性命要留着和韃子們去拚。

兵士甲　不管怎麽說，咱是不願意班師的。

侍衛甲　媽的，什麽班師不班師的，全是他媽的秦檜，這龜孫子弄的詭計。

侍衛丙　回去也好，讓俺先殺秦檜這兔崽子，敎他上陰間去同金兀朮議和去。

侍衛甲　你幹，俺也不含糊，幫你動手。

侍衛乙　老實說，咱並不是怕事。做事要穩重，不是憑着匹夫之勇就有辦法的。

兵士乙　這話挺對。

侍衛乙　那末，這樣辦，各位看好不好？趁這時還未交五鼓，大家分頭到各營，召集弟兄們各推出代表，齊上元帥大營請願，務必請他收回成命。等大家有了辦法，再想如何去對付秦檜。

（衆附和贊成）

兵士乙　這倒是辦法。

侍衛甲　（莽闖的高聲嚷着）俺願意當這份差使！

侍衛丙　（大聲）俺先去辦！

侍衛乙　（喝止）別這樣大聲嚷嚷的！要是驚動了四鄰老百姓，風聲傳出去，事情就不好辦哩。

（遠處的號角聲和鼓聲響動）

侍衛乙　號鼓響了！（對侍衛甲、丙）要歸隊了！（又向兵士甲、乙）兩位也該趕快回營去

準備一下。咱們先去了。

兵士甲乙　你們放心的去吧！咱倆知道了。

（侍衛三人由原路下）

兵士乙　那末老張，咱也先走一步了。你快點囘營，咱等你，（下）

兵士甲　好，就來。

（兵士甲收拾禾草，束好成捲，手敲着茶寮的門板。）

兵士甲　（敲門）李老公公，請開開門！咱把高粱桿子還給你們。……李老公公！……李老公公！開門呀！

內應聲　來了！來了！

（茶寮門啓，李老公公披衣出。）

兵士甲　對不住，晚上借用你們的草。

李公　哦，老總還這麽客氣，幾綑草算得什麽。（想起）您請進來喝口水。罏子剛升上火。咱叫老婆子替您弄去。

兵士甲　不啦，咱們就要開拔。記得還在你們這兒掛過賬，賒欠了八斤饅頭，該還你們十六

文錢。（掏錢付李）

李公　對啦，今兒老總們要開拔去打韃子。這個賬也不必還了，就算小的孝敬了老總的一點點小意思吧。

兵士甲　那怎麽可以！欠賬還錢，你們是做買賣的，咱不能白吃你們的。（堅納錢給李）

李公　你們當兵的替國家打仗。咱們老百姓全靠你們出力，把韃子趕跑，才能囘來安居樂業。現在連幾斤饅頭也算錢，太不好意思了。這一定沒有收的道理。

（李老婆子從內出）

李婆　哦，早呀，老總！怎麽？咱在裏面聽了好半天，這錢是一定不能收的。請您帶到路上用吧。你們晚上不肯進店裏來過夜，怕驚動人，這已經太客氣了。

兵士甲　咱還有事呢！（丟下錢）要走了！（欲下）

（李老公夫婦上前攔阻）

李公　那就少算八文錢。收下這一半也夠了。咱們鄉下人是不會作假的。

兵士甲　岳元帥不許咱們這樣辦的。咱不能爲了貪圖八文錢便宜，把腦袋賣掉。

李婆　那就不敢勉强了。

兵士甲　岳家軍說一是一。元帥吩咐咱們：「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打擄。」

李公　你們眞好！

兵士甲　這是應該的。當兵的也是老百姓出身，那有不知道老百姓的苦處？岳元帥說過：「軍隊是魚，老百姓是水。沒有水是養不活魚的。」咱們這回在你們地方上多多的打攪了。

李公　好說，好說！聽說岳元帥今天要過河去，是嗎？

（號角聲與鼓聲又響了）

兵士甲　（內心感觸，不忍明言）唔……是的！（熱淚幾乎奪眶而出）咱要走了，再見吧！

（急下）

李公　咱活了七十多歲，從來也沒見過有這樣好的軍隊。

（鄉民甲、乙神色倉皇地走上）

鄉民甲　你這話是打那兒聽來的？

鄉民乙　親眼看見的，還有假嗎？

鄉民甲　那末裏面坐着談吧。（同入茶寮）

李公　二位來得早呀！（斟茶）

鄉民甲　（漫應之）唔……唔……

鄉民乙　這回班師是班定的了。岳元帥昨天接到聖旨，祇是唉聲歎氣，礙着是皇上的旨意，也不能不聽從。你想這不是天掉下來的大事嗎？

李公　（懷疑地自言自語着）啊！

鄉民甲　這不能夠吧？

鄉民乙　別說你不會相信，就連咱也在詫異。

鄉民甲　還了得！不是比黃河決口更來得要緊嗎？這……這……

李公　（打岔）這話當眞？

鄉民乙　一點不假。

李公　昨天晚上，還有一個相識的弟兄，在這店門前露宿，一早才走，也沒聽他提起過班師的事呀？

鄉民乙　你們想想看，軍機大事怎麽會隨便讓人知道？

鄉民甲　岳元帥是出名的一條不怕死的英雄。他決不會怕韃子，往回跑的。

鄉民乙　岳元帥自然是不怕哩。咱告訴過你，這是皇上的旨意！

李公　皇上也太奇怪，怎麽打得好好的要班師？

鄉民乙　這裏面總有個花樣。

鄉民甲　準是朝裏有人忌妬元帥的功勞。

李公　這個年頭歹人多。也難説！

鄉民甲　像岳元帥這樣的好人，如今能有幾個？眼前幾位大官，除了岳元帥幾個人之外，誰不是家財萬貫？誰不是吃的民脂民膏，趁火打刼，大發國難財？誰不是家中養着三妻四妾？他們嘴裏嚷着救國救民，肚裏滿是男盜女娼！可憐祇有岳元帥是愛國愛民，肯死心眼替國家出力。也難怪有奸臣要恨他了！

鄉民乙　光是發牢騷也沒用。要想個法子才行。

鄉民甲　想法子就是留住岳元帥，不讓他走！

鄉民乙　單憑這幾個人就留得住岳元帥嗎？

李公　恐怕這朱仙鎮上曉得班師消息的人還少。咱們去告訴滿鎮上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請他們全來攔阻岳元帥的馬頭。那要走也走不動了。

鄉民乙　老人家的話有見識。

鄉民甲　還有，想記鎮上有位姓魏的讀書人，是考過功名的。他們讀書人最會出主意，不如也把他找來。

李公　魏相公就住在東邊一拐灣。咱喚老婆子請他去。（朝茶寮內進）老婆子！老婆子！

（李老太婆出）

李公　你快去請魏相公過來，有要緊事！

鄉民甲　越快越好！

（李老太婆下）

鄉民甲　大家四處去找人，一起來這兒聚齊。

李公　咱也幫着你們去。（同下）

（舞台空着，闃然無聲。）

（李老公公帶着一羣男女老幼鄉民，提香盤陸續上場。）

民婦甲　別說咱不讓岳元帥走，就是這懷裏吃奶的妞兒也不肯放他老人家走的。

（衆鄉民竊竊私議）

鄉民丙　等會岳元帥騎着馬過來，大家別忘了攔阻他。

衆　是！是！

（鄉民甲、乙領另一羣鄉民，頭頂香盤上場。他們中間有人正爭持着。）

鄉民丁　（怒）這是誰講的？

鄉民戊（指甲、乙）是他們說的。

鄉民丁　媽的，絕沒這囘事！你們兩個跑來放謠言，替韃子做奸細。咱老子揍死你們這兩條狗！

（鄉民丁舉拳打甲、乙，混亂一團，其餘鄉民都上前排解。）

鄉民甲
　　乙　寃枉，寃枉！事情是眞的！

鄉民丁　你們再敢說！

（鄉民甲、乙、丁又打成一團）

（魏進士偕李老太婆奔上）

魏生　撒手！撒手！你們好不懂事，在這兒打起架來了。自家人打自家人。眞是胡鬧！

（鄉民甲、乙、丁住手，其餘鄉民也散開。）

鄉民甲　（受屈的）咱們好心好意的告訴他，說岳元帥要班師回去，大夥齊來攔阻馬頭。他這人覔不分靑紅皂白，罵人是韃子的奸細，還動手打人。

鄉民丁　他造謠生事，擾亂人心。咱沒打錯人！

魏生　你也太莽闖了。這消息我剛才也聽說了。岳元帥是要班師。（衆驚愕）我正想找你們，恰巧李老婆子就上我家裏來哩。現在沒別的法子，祇有大家頂着香盤攔阻岳元帥，

痛哭流涕的懇求他。岳元帥是最愛百姓的，說不定他會囘心轉意。

鄉民丁　這怎麽好呢？咱們元帥是走不得的。（對甲、乙）方才是咱的鹵莽，一時錯怪了好人。兩位老哥，對不住！（拱揖謝罪）

鄉民甲乙　那裏！那裏！大家都是熱心愛國。

鄉民丙　岳元帥如果一走，韃子追來，咱們老百姓都沒命了。

鄉民甲　韃子是知道老百姓人人都向着大宋。他們來了，咱們還想活命？

鄉民乙　咱們是中國人。中國人沒有不恨韃子的。咱們愛岳元帥，因爲岳元帥愛咱們老百姓。

鄉民甲　這囘岳元帥招募咱們囘來種田。凡是沒有耕牛的，他賞給耕牛；沒有粮種的，他賜給粮種；沒有吃的，他把大倉儲藏的一萬石粮食也分散給咱們。咱們人心是肉做的。咱們都是血性的漢子。想想看，從前韃子在這裏的時候，怎樣的恃强霸佔老百姓的田地？怎樣的明搶暗奪，加捐加稅？那日子受得了嗎？

魏生　咱們的父老同胞被韃子殺害，咱們的姊妹遭韃子姦淫侮辱。這些事，咱們都不會忘記，也永遠不能忘記。

衆　不會忘記！

（遠處人馬雜沓，一片喝道鳴鑼聲音。）

魏生　聽！那邊的鑼聲響了。岳元帥就要過來了。咱們快上前去阻留呀！

（衆鄉民扶老攜幼頂香盤，跪迎道旁，哀號喧嚷。一部份鄉民擁入內場攔阻岳軍。）

衆　元帥救救老百姓呵！

內岳飛聲　什麽事？

內銀瓶聲　是本鎭上男女百姓，跪地喧嚷，攔阻馬頭。

內岳飛聲　下馬！

（岳飛率銀瓶、岳雲、張保等上。鄉民蜂集洶湧哀號。）

衆　元帥救救百姓呵！

岳飛　各位父老百姓，有什麽事，要這般模樣？

（衆哀號不語）

岳飛　有話請講，爲何要哭呢？

（衆嗚咽）

岳飛　你們一個個跪在路旁，這成……

李公　元帥，咱們朱仙鎭，遭受金兵塗炭，姦淫擄掠，無所不爲。多虧元帥把金兵殺退，咱們才能平安的過日子。忽然聽說元帥今天班師回朝，不知是什麼緣故？

岳飛　這是因爲……（有難言之隱）

鄉民甲　從前元帥來的時候，咱們頂香盤，運糧草，迎接官兵。這一切韃子都知道的。現在元帥一旦回兵，咱們都沒活命哩。

鄉民乙　元帥救救咱們吧！

岳飛　並非我岳飛不願意，祇是……

魏生　元帥，咱們家鄉淪陷給異族，百姓過着暗無天日的日子，也有十三四年了。一聽到元帥整軍北伐，志在恢復，我們人人懸望，度日如年。大軍所向，敵寇狠奔豕突。百姓們莫不家家相慶歡天喜地，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如今元帥就是不以我們中原赤子爲念，難道也忘了大宋的江山，忘了報仇雪恥嗎？

岳飛　……

魏生　元帥總不能夠眼看着功敗垂成呀！

岳飛　岳飛此去，不久就要回來的。你們各自安心回家去吧。

衆　元帥此去，咱們實在放心不下。

民婦甲　元帥，您也太忍心了！
岳飛　……
魏生　請問元帥，靖康之恥，已經雪了嗎？
岳飛　……
魏生　請問元帥，您的仇恨已經滅了嗎？
岳飛　……
魏生　請問元帥，我們什麽時候才能踏破賀蘭山缺？
岳飛　……
衆　元帥救救國家，救救百姓吧！
岳飛　（嗚咽）唉，這事情豈是岳飛的本願！我就明說了吧。銀瓶，你取過皇上的詔書來。
（銀瓶取詔書出）
岳飛　各位請看！岳飛是皇命在身，衹得遵旨而行。
（衆百姓跪讀聖旨，驚愕，面面相覷。）
衆　（互問）怎麽辦呢？
岳飛　也能，我暫將人馬駐扎於此，你們願意跟隨我去的，我就把裏漢六郡的閒田分給你

們屯墾。趕緊收拾去吧！

（衆百姓歡呼）

李公　咱們一起走！跟着元帥走！

魏生　咱們各自收拾去吧！

（衆百姓紛紛下）

（岳飛惆悵地佇望着百姓們歸散）

岳飛　雲兒，銀瓶，你們不必跟隨我去了。這一路上有的是無數愛國愛家的百姓，還有的是無數赤胆忠心的將士。民氣是這般的旺盛。士氣又是這般的激昂。我還担心什麽呢？

銀瓶　父帥此番前去，孩兒放心不下。雖然有這麽多百姓將士，孩兒還是願意跟隨前往，同受甘苦。倘有意外，也好有個準備。

岳雲　孩兒也是這個主意。

岳飛　方今奸臣弄權，專主和議；朝廷聽信奸言，希圖苟安一隅，無用兵之志；正不知將來要弄到什麽地步。你們二人可先回到家中，探望母親，傳教你們兄弟一些武藝。倘有用你們之處，再來喚你們。

銀瓶　父帥請留孩兒一人侍奉左右，以盡孝道吧！

岳飛　我主意已決，不必多言。

岳雲　孩兒拜命！（退立一旁）

銀瓶　

岳飛　張保！

張保　末將在此，元帥有何吩咐？

岳飛　你正直有為，正宜力圖上進。你隨我苦戰多年，現想派你往濠梁做個總兵。

張保　末將不願為官，只願早晚跟隨元帥。

岳飛　人生在世，須有志氣，方為男兒好漢。記住我的話：「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只要忠於職守，臨難不求苟免，這就是報國的途徑了。

張保　是。違命不如遵命。謝元帥！（泣）

（衆百姓攜箱籠紛紛上）

魏生　元帥，百姓們都已經收拾好了。

岳飛　你們大家都過來，聽我說幾句話。（頓）這次我們奉命班師，你們願意跟着軍隊去的，馬上就一同出發。其餘的，你們應該留在此地保衞家鄉，組織起來，拿出力量和韃子拚命。

衆　保衛家鄉！和韃子們拚命！

岳飛　我走之後，韃子必然追過來，你們又要受他們的蹂躪了。但是，你們不要怕，咬緊牙關，誓死和他們奮鬥！

衆　誓死和他們奮鬥！

岳飛　你們要知道，我們的抗戰不在一城一鎮的得失，而在人人把堡壘建築在自己的心上，誓死不與敵人妥協！

衆　誓死不與敵人妥協！

岳飛　不久，我還要回來的。你們放心，我們的抗戰是必然勝利的！

衆　抗戰勝利萬歲！

衆　岳元帥萬歲！

衆　大宋萬歲萬萬歲！

——幕下——

第三幕

臨安秦檜相府邸內暖閣。

季候是暮冬時節室內升着爐火。

舞台右部正面有一扇花瓶形的門，一道走廊通到內室，看見西湖山水。走廊邊鑲着朱紅欄杆，綴以雕棟畫樑，華貴之至。

左部是凹入的暖閣之複室，室門額高懸御筆「一德格天」匾，室內正面壁上是一幅並蒂蓮的彩畫中堂兩旁分懸御筆書聯：「守經事乃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中堂之下是一張長案，案上列宮燈與臘梅天竹盆景。複室的左右兩壁都安置着明瓦窗。

偏右是一張華麗的太師椅，椅上蒙獸皮。椅的周圍放着幾張靠椅，茶几，和多寶架等物。

偏左一端有一扇門直通外室，外客及侍衛均由此出入。

時間是傍晚，暮啓時與兒獨自在煖閣裏升火。走廊上時時傳來內室一片歌舞絲竹管弦的細樂，與主客們的笑語喧聲。與兒頻頻回顧，斂容蹙眉，搖首太息。

出場人物　興兒　秦檜　硯童　趙七傻　銀瓶　相府衛士甲、乙　周三畏　王氏

　　哈迷蚩　万俟卨　元龜年

內場女聲歌唱——

　　浮生若夢歡幾何？

　　端在及時行樂。

　　身後虛名，管它流芳遺臭！

　　怎似生前一杯酒？

　　看眼底湖山如繡：

　　漣漣碧水，

　　翠翠青山。

　　且華堂通宵醉酣；

　　問什麽鼙鼓聲中胡馬下江南！

興兒　唉，國家危急到這樣，我們的相爺還這般高興，飲酒作樂。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怪不得街坊上有些人搖頭歎氣說：「西湖歌舞幾時休？」我興兒從前跟隨相爺夫婦，從金邦逃囘來，一路上冒了千辛萬苦，原指望秦丞相一心愛國，扶保皇上收復大宋江山，

把韃子打退，我們也有抬頭的一天。誰想到他會這樣！

（歌聲又起，正唱到：「且華堂通宵醉酣問什麼鼙鼓聲中胡馬下江南！」繼以一片喧笑的聲音。）

興兒（冷笑）「且華堂通宵醉酣；問什麼鼙鼓聲中胡馬下江南！」好詞兒！我看等到胡馬下了江南，你們還有活命麼？

（裏面又傳來一片：「請呀！」「乾這一杯！」「來，來來，喝罷！」……縱情歡笑的聲音。）

興兒 皇上放鴿子，宰相愛熱鬧，這倒是天造地設的一雙！可憐宋室的命脈就要斷送在他們手裏了！

（秦檜在內大聲狂笑，緩步自走廊出。硯童隨侍在後。）

秦檜（面朝內室）老夫少陪了。你們儘管喝吧，玩吧！哈哈……有趣有趣！

興兒（請安）相爺萬福！

硯童 相爺，宗正王爺和岳飛的女兒銀瓶娘在外花廳等着求見。

秦檜（詫異）岳飛的女兒也敢來見我？

硯童 是王爺領她來的。

秦檜　說我不在家。

硯童　他們知道相爺今天在家宴客。

秦檜　這兩個人來了多久?

硯童　將近有兩個時辰哩。

秦檜　眞討厭!讓他們進來罷。

硯童　是。(由左門下)

秦檜　興兒,興兒你進去伺候夫人,告訴她別再喝醉了。

興兒　是。(下)

(硯童引趙士傻與銀瓶上)

趙士傻　相公。

銀瓶　參見相公。

秦檜　宗正大人請坐。這就是……

銀瓶　小女子就是岳飛的女兒銀瓶。

秦檜　(不悅)哦,坐下。

銀瓶　謝座。

（秦檜、趙士㒟、銀瓶依次就座。）

秦檜　今天因爲公事很忙，勞宗正大人久候。告罪！告罪！

趙　（遜謝）豈敢！

秦檜　昏夜過訪，敢是有什麽見教嗎？

趙　正有要事奉商。聽說岳飛已經押解來京，不知所犯何罪？

秦檜　這是奉了聖旨拿辦。現在已經交給大理寺審問。

趙　那末，究竟爲了什麽呢？

秦檜　這得叩請皇上了。好在案子交給大理寺去辦，不久總有個水落石出。

趙　大理寺審了許多次，怎還沒個結局？

秦檜　因爲案情重大，牽連繁複，人證物證的調取，在在費事耗時，總是不免的。

趙　照這樣講，相公對這案子是知情的？

秦檜　我也不過風聞而已。

趙　岳飛被控的罪狀，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望相公和他辨白辨白。

秦檜　（笑）聖上的大權，我不敢僭越。

趙　如今誰不知道聖上萬事依託相公。祇要相公能作主，事情就好辦。

銀瓶　家父實在是寃枉的。

秦檜　你怎知有寃枉？

銀瓶　朝廷中外皆知，何獨小女子。

秦檜　（推托）聖上做事英明果斷，爲臣的不敢有所議論。

趙　我願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岳飛是寃枉的。

秦檜　（奸詐地）宗正是皇上的近親，可以隨時面奏。我和岳飛是同殿爲臣，説話自不便有所偏袒。（轉話題）我們還是不説這個吧。聽説宗正前天向萬歲上了一道奏疏，是嗎？

趙　有是有的。因爲自從諸大將召囘之後，聖上又罷了三宣撫司；一時議和的傳説很濃，所以我士㒷才把和戰的得失利害，鄭重向萬歲奏明。

秦檜　那末，宗正認爲和平對不對呢？

趙　無所謂對不對，只要應付得當。不然，雖然有高城深地，而不能夠守，那還戰什麽？雖然有堅甲利兵，而不能夠戰，那還和什麽？倘若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説，這就無以自立了。

秦檜　要知道宣和、靖康二聖現在蒙塵未歸。如果再堅持戰下去，恐怕對於二聖是極不利

的。二聖是皇上的父兄。皇上不能忘卻骨肉深情，有虧孝友之道。時勢如此，恐怕也只好委曲求全。

銀瓶　相公，二聖的安全，當然是臣子所最關心的。不過我們不能信着和議，就中了金人的奸計。金人知道我們担心二皇的安全，處處用割地賠款來挾制人。如果不應允，是忘君父之仇。應允了，必定又苛求無厭。雖天天割地賠款，但土地錢財都有盡時，而金人的欲望是無窮的。少有爭執，則前功盡棄，惟有拱手聽人宰割。相公雖是一番美意，旨在委曲求全，但恐到了那時，雖「委曲」亦不能「求全」了吧？

秦檜　你們女孩子家不懂得這些事的。國家大事處處要忍耐。舉一個例：越王勾踐兵敗以後，不惜卑辭厚禮，臣妾於吳，然而十年生聚，十年敎訓，終於乘機滅了吳國。這不是一個「委曲求全」的好榜樣麽？

銀瓶　爲什麽？我們效法勾踐的報仇復國，這道理不能說錯。但是那時，吳國並無吞併越國的意思，所以勾踐得以枕戈嘗胆，終於滅了吳國。現在金人對付我們，會這樣寬容嗎？金人蓄意滅亡中國，是決不會讓我們有翻身的日子。

趙　我也舉一個例：從前金人和契丹交戰了二十餘年。戰必割地賠款，以圖求和。既和之後，戰端又起，畢竟滅了契丹。如今金人又拿和議誘惑中國，至於破京城，滅宗社，易姓改號，

濫殺無辜，而朝廷還以和平爲是，這未免忘了前車之鑑！

銀瓶　前年王倫到東京去議和，得了河南陝西的失地，我們以爲從此可以太平無事了。曾幾何時？現在金人又背盟了。這種和平是可靠的嗎？這都是親眼看見的事。難道不也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秦檜　話自然也不能算錯。你們是以智料敵，所以才有這樣的設想。我却是實事求是，以誠意待敵，所以才能不顧一切，勇於謀事。

銀瓶　我恐怕敵人不會也拿誠意待相公罷？相公還記得在東京做太學正的時候，有過一個論兵機三事的條陳。相公那時也說：「金人俗尚狙詐，貪心無厭，得地而勢益强，復不能保其不再犯邊。」相公能担保敵人今後不再——

秦檜　（窘極）這都是舊話。這都是舊話！

銀瓶　舊話倒是舊話。據說相公那次還是因爲堅決主戰，觸怒了金人，才被捉了去的。如今相公怎麽搖身一變又提倡和平了呢？

秦檜　我們不能抱有成見。時勢有推移，環境也有變更。你們問我從前爲什麽主戰，如今却又主和，這理由很明白：就是以前感到非戰不足以圖存，所以才主戰；而現在則時過境遷，又感到非和不足以挽救大局，所以才又主和。如果現在不和，戰事曠日持久下去，我

們絕無轉敗爲勝的希望，一定弄到亡國滅種，萬刼不復的地步。那末，我們又何妨趁此作懸崖勒馬之計，排除萬難，化干戈爲玉帛，以免生靈塗炭。我相信這才是救國救民的大道。

趙　（憤憤）相公身拜元樞，位列宰輔。這話未免有失體統！這樣反反覆覆，豈非等同兒戲？

秦檜　這決非兒戲，也不是反覆。要知道古今中外無一成不變的國策。我們的國策貴在因時制宜，隨機應變，而一以國家的利害爲前提。我們主和是講老實話。他們主戰是唱高調；名爲救國，而實爲禍國。

銀瓶　相公以爲我們絕無轉敗爲勝的希望，非和不足以挽救大局，小女子頗不以爲然。目下情勢並未到一蹶不振的地步。國事正大有可爲。我們豈能捨掉祖宗的事業，忘記千萬生靈的屬望，爲了苟延一朝一夕的性命，就糊裏糊塗的屈服了？

秦檜　我正因爲國事也還大有可爲，趁這時候保全一點國家的元氣，才決心講和。否則連江南這一半疆土都淪陷了，就連求和也不可能了。到那時，既不能戰，又不能和，困守下去，只有亡國。退一步講，即使僵局長此相持，至於五年十年之後，臨了仍不出一和。那時國家元氣早已喪失，人民也死光。國家不成國家，還談什麽呢？

銀瓶　相公。金人的侵略是永無止境的。我們的戰是爲了保存大宋的國脈。開戰以來，金人

除了强佔我們的土地之外，並不能摧折我們的士氣，收服我們的民心。金人看看毫無辦法，只得拿和平作幌子，冀圖渙散我們的人心。我們豈能上當？如今對付金人，惟有堅持久戰以求勝利；此外，决無其他的路子。要知道中途妥協便是屈辱投降！

趙　這也便是亡國的和平！

秦檜　（奸笑）宗正是朝中的長者。小女孩子的話，我們且不必怪她，可是宗正却不能和她一般見識。大家應該以國事爲重，意氣爲輕。

趙　我認爲這是至理名言。有什麽意氣？

秦檜　宗正提起至理名言。我倒想起孔子的話。孔子說：「天下和平，則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下戰爭無不了之一日，也就是無不和的一天。百年戰爭，結局仍舊不出一和了事。宋金開戰是兩國的不幸。本着寃仇宜解不宜結，我們應當適可而止，才是聖人的道理。

趙　但是聖人所指的和平，並不是投降。如果聖人的意思是敎我們投降夷狄，那末爲什麽又說：「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塊，不與共天下也？」我們站在廟堂上講話的人臣，要不公忠體國，同仇敵愾，如何能爲百姓的表率呢？

秦檜　宗正知書識理，我秦檜就不知道嗎？你們是公忠體國，我秦檜也同樣是公忠體國，不過看法不同，殊途同歸罷了。恕我冒昧說，我所知的也許更多。（頓）太祖受禪開國之

初，曾經用玉斧畫地圖，以示體恤百姓，不與遼國爭地。可見和平是祖宗立國的遺訓。宋金是兄弟之邦，戰則兩敗俱傷，和則共存共榮。

銀瓶　金人志在滅亡中國，還有什麽「共存共榮」可說！

秦檜　那也不能這樣說。「誠之所至，金石爲開。」宋金兩國開戰以來，前後十幾年。金邦知道要想滅亡中國是辦不到的。我們屢次喪師失地，還夢想最後勝利也是辦不到的。不要傻！倘若能夠互相諒解，互相讓步，自然有和平的可能。

銀瓶　我們難道受得了金人的苛求嗎？

秦檜　我們是戰敗國，損失自是免不了的事。和平的結局是損失，但戰爭的結局却是亡國。何取何求，宗正你應知道得很清楚。祇要忍辱負重痛苦一時，和了還是比戰到滅亡要好。

銀瓶　「好死不如歹活」——這是懦夫的見解。現在我們這一代子孫，如果能夠不怕犧牲，不怕困苦，始終不屈，堅持到底，那末今天忍痛一時，定能換取子孫百世的福利。不然，苟安畏難，妄想僥倖求免；那末我們偷生一日，就會招致國家萬年的羞辱，陷我們世代子孫於奴僕牛馬無窮盡的痛苦。要知道苟且偷生，雖生猶死；殺敵而死，雖死猶生。我雖然是一個女孩子，却甘心爲國效死，雖肝腦塗地而不辭。

趙　我們是愈戰愈堅强，愈久愈堅定的。

秦檜　（冷笑）嘿。一派高調！宗正自取大名而去，像我秦檜但知道濟國事而已。

銀瓶　這幾年以來，被金人屠殺的，不是將士的父兄，就是將士的子弟。那些幸而脫身的，恨不得吃韃子的肉，寢韃子的皮。我們想到死者的壯烈，將士的英勇，百姓的受難，更不忘後死者的職責。如今的屈辱和平，百姓不以爲然，將士不以爲然，士大夫不以爲然，而獨相公以爲然。萬口喧騰，莫不歸罪相公。相公也知道麽？

趙　相公以爲：「我欲濟國事，死且不避，甯避怨謗？」相公固然自以爲忠心愛國。其實，殺身報國是仁人志士所願意的事；而冒犯衆怒，一意孤行，這不但陷君王於不義，並且喪生亡國，遺臭萬世。倘若不是喪心病狂，自暴自棄的奸臣，誰敢這樣胡作非爲！

秦檜　（勃然大怒）住口！趙士傻你究竟有多大的前程？竟敢在老夫面前撒野！嘿，不用說個把王爺，從前的丞相呂頤浩和御史黃龜年，不也是參劾過老夫的嗎？老夫不久依然是重拜相命，而那班反對我的人如今落職的落職，罷官的罷官。眞是：「蚍蜉撼大樹，自己不量力！」

趙　相公難道保得定做一輩子太平宰相嗎？

秦檜　（陰險地）宗正也不要太仰仗是皇上的近親，要知道，宗室不應結交將帥。這是趙

趙　家祖宗的成法。如果皇上查聽到宗正……

　　（鯁直地）我姓趙的和姓岳的並沒私事來往，更不仰仗什麼勢力盛氣凌人。我怕什麼？祇要是正義所在，雖割下我的頭顱，我還是要說話的。

秦檜　（稍抑情感）宗正敢是喝醉了？酒今天說話似乎有點失掉分寸。

趙　我倒沒喝醉。可笑那班忘了家國之痛，君父之仇的奸臣，自顧着縱情歡樂，眞是醉生夢死。怪不得人家說：「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哈哈哈，我倒沒有醉！醉了的是你秦檜！

秦檜　（大怒）太放肆了！我要不看你年老，定將你押解大理寺法辦。嘿，有王法嗎？

趙　王法？我趙士㒟奉公守法，倒是你們這班奸臣目無王法，爲了自己升官發財，把國家都賣了。你要把我抓進大理寺。你難道能把天下的愛國百姓都一個個抓進大理寺嗎？

銀瓶　宗正大人，宗正大人，息息怒。

　　（銀瓶上前排解。秦府衛士甲、乙亦上。）

銀瓶　我們走吧。

秦檜　（命令）左右，撤座！

趙　秦檜，看你橫行到幾時？

（趙士㒟偕銀瓶與衛士同下）

（秦檜餘怒未息在室內獨步往來，衛士甲忽入。）

衛士甲　（報告）大理寺正卿周三畏求見。

秦檜　喚他進來！

（衛士下）

（周三畏上）

周三畏　稟見相公。

秦檜　岳飛的案子審得如何？

三畏　卑職已經提堂審問過了。

秦檜　可曾有口供下來？

三畏　卑職根據卷宗一一審問，但是岳飛絕口不認。卑職實在無計可施，請求相公明示。

秦檜　你當了大理寺正卿，難道連審問犯人都不會嗎？

三畏　倘照王法辦理，岳飛犯罪查無實據，的是寃枉的。

秦檜　你也說岳飛是寃枉的嗎？你和他是什麽親！那門故？

三畏　卑職與岳飛無親無故，不過只知奉公守法，不能屈陷忠良。況且……

秦檜　况且什麽？

三畏　况且强敵未滅，二聖未還，無故殺戮一員大將，必定喪失士卒的同情心，這也不是國家的福利。

秦檜　（惱怒）混蛋！

三畏　（謹愼地）是，是相公。

秦檜　眞是忘恩負義的東西！

三畏　是，是相公。

秦檜　你忘了是誰提拔你起來的？

三畏　卑職只知道奉公守法。上有皇天，下有后土。卑職如果昧着良心作惡，天良何在？

秦檜　嘿，你有良心，你就忘了偌大的前程嗎？

三畏　卑職不敢知法犯法，攪亂朝綱。

秦檜　胡說！

三畏　是，是相公。

王氏　（在內室嬌聲柔氣地呼喚）相公，你來呀！

秦檜　好，暫且放過你。你囘去仔細替我審問明白。要不然，周三畏，你當心你的前程！

三畏　卑職告辭了。（下）

秦檜　（不理）……

（王氏自內室上）

秦檜　混蛋！你們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我秦檜也教你們嘗嘗厲害。

王氏　相公，你又在罵誰？

秦檜　哦，夫人。你不知道我今天眞倒霉。先是趙士㒟和岳飛的女兒喚什麼銀瓶的兩個傢伙跑來和我搗亂，後來連周三畏這廝也敢當面挺撞起我來了。你說氣人不氣人？

王氏　又是爲了岳飛的事嗎？

秦檜　還不是他的事！這幾天簡直把我的頭都脹大了。

王氏　依妾之見，岳飛之事，不如快刀斬亂蔴，來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結果了他。不然，恐怕日子久了，事情就有變化。

秦檜　不過，審總不能不審的。這樣才好把他明正典刑。

王氏　事情就壞在這上頭。現在鬧得滿城風雨，更難下手了。

秦檜　鬧開了，又怎麼？我秦檜還怕誰？

王氏　要是皇上明白了內裏。趙士㒟又參劾相公一本。那末……

秦檜　哎，夫人，你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想，如果我不把幾個大將召囘，收了他們的兵權，將來非但北方不能收囘，就是南方也不保。那時，還有你我今天嗎？如今把那些大將們，或殺或廢，江南一帶才能稍爲太平，我的宰相也能穩得住了。再說，皇上也未嘗不明白我的用意。不過各人肚裏都懷着鬼胎。他也知道倘若戰下去，眞把金人擊敗，迎囘太上皇，他的皇帝又到哪兒去做呢？（得意的奸笑）嘿嘿。我們就落得藉口「免得生靈塗炭，」馬馬虎虎的和了，來個混水撈魚。

王氏　這倒虧相公想得出的妙計。

秦檜　想起從前金邦撻懶釋放我們囘來的時候，皇上還誇獎我有氣節，比我作春秋楚國的鍾儀，漢朝的蘇武。哈哈，眞是滑稽！

王氏　你這人眞壞。連皇帝都上了你的當。要不是你外貌恭謹忠厚，怎麽一下子就騙到禮部尙書。不幾年又拜命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呢？

秦檜　（輕佻的）這也虧夫人的賢內助呀。

王氏　唦，別丑表功了。

秦檜　（更輕佻的）嘻……嘻……怕什麽呢？

王氏　這又不是臥房，讓下人們看見，還成什麽體統？

秦檜　吆，你我就別說什麽體統了。

王氏　相公是百官的領袖。怎麽可以不講體統。

秦檜　「體統」二字也只好在自己家裏人面前擺擺威風。如果見了金人，哪還有我們的份兒！

王氏　相公，你看這皇上御筆的對聯：「守經事乃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又說什麽：「憂國忘家，持心無二，……」「蘊龜蓍先見之明，有松柏後凋之操。」現在想想，阿要難爲情？

秦檜　那算什麽稀奇！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你不記得我做御史中丞時，也曾經慷慨激昂過的。我也曾經立過議狀，反對張邦昌。我也曾經上疏聲討過劉豫。那不過是做官的手腕罷了。

王氏　（笑）你們讀書人眞會耍花樣。

秦檜　要不會耍花樣，還能做官？

王氏　不過，後世的人又不知要如何的罵你了。

秦檜　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管得了哪許多！

王氏　（風騷地翳近秦檜）嘻……嘻……相公你眞好。

硯童　（硯童正自內室上覷狀急迴避，假裝咳嗽一聲，秦檜夫婦閃開。）

（鬼鬼祟祟）相爺，前回那個賣臘丸的又來了。

秦檜　（欣喜）快請他進來坐。

硯童　是。（下）

（王氏欲下）

秦檜　都是自己人，夫人不必迴避。

（哈迷蚩假扮商人上）

秦檜　（卑鄙，迎逢的）哈迷蚩大人，久違了！

（王氏替哈迷蚩移椅奉茶）

哈　秦大人，你可好？哦，秦夫人也在此。

秦檜　託福託福。

王氏　（諂笑）妾身託哈大人的福，很好。

秦檜　敢是金國四太子又有什麽命令嗎？

哈　是的，現在帶來臘書一件。

（哈迷蚩自髮髻中取出一枚蠟丸。秦檜折看，頻頻點頭。）

秦檜　（邊看邊說）唔……唔……一定照辦。一定照辦。（將蠟書放在椅邊）

哈　（傲慢的）四太子說，你朝朝夕夕求和，而岳飛却冀圖反攻河北，這是什麽道理？

秦檜　（獻媚）所以，我才連下十二道金牌把岳飛召了囘來。又假託罪名，把他押進大理寺監獄，正待審問定罪呢。

哈　還有岳飛的部下張憲、岳雲，留在外面也不妥當，就應該斬草除根。

秦檜　我們一不做二不休；早把他們也抓了來。

王氏　現在也押在大理寺。

哈　你們辦事也還周到，……

秦檜　（沾沾自喜）……

王氏　可是……

哈　（一怔）……

秦檜　爲什麽審了許久，還沒定罪？

哈　（訥訥不能言）這也有難處。譬如，證據總找不到，如果慢慢審下去，一定可以判決。

秦檜　

哈　（掩飾的）其實，中國自有中國的王法，這個不勞——

王氏　（不耐煩）管什麽王法不王法！現在你得明白，你要守的不是你們中國的王法，而是咱們大金的王法。你們替大金做事，就得處處服從大金。

秦檜　（解圍）哈大人不必動怒。這是我丈夫的一時胡塗。我們永遠忘不掉四太子的恩德，那能不服從呢？

哈　（奉承的）那末請哈大人吩咐，一切照辦就是。

秦檜　照大金的王法，祇要是抗金份子，一概格殺勿論。

哈　哈大人的意思是敎我立刻把岳飛處死？

王氏　吠，你這胡塗蟲，到現在還不明白！不立刻把岳飛處死，難道要留他活着搗亂！

哈　相公，你少開口罷！

王氏　（申斥）四太子說不殺岳飛，別妄想議和！

哈　（賠笑臉）哈大人因爲性急，有點誤會我們的意思。這次把岳飛召囘京，早就有意治死他，來報答大金。哈大人，您想，我們利害相關，自已人一樣的親熱，那敢說謊話騙您呢？說穿了，不是四太子幫忙，這南朝宰相的位子還會讓我們坐嗎？

哈　到底夫人明白事理。（指秦檜）你呀，眞是飯桶！

秦檜　（戰慄）是——是——是。

王氏　不過，有椿事要請求，不知哈大人肯不肯？

哈　說說看。夫人，您的事總好辦。

王氏　這倒不全是我和我丈夫的事，也是四太子的事呢。

哈　（莫明其妙）噢？

王氏　哈大人這次囘國，請向四太子說，四太子吩咐的事，我們都一一照辦。以後要怎樣，隨時再吩咐就是了。如果，我們還在位上，自然不成問題，只怕……

哈　只怕什麽？

王氏　（訴苦）哈大人您是不知道的。這裏上自百官，下至百姓，沒有不反對我丈夫的。他們說我們主和就是漢奸。所以，我們做官眞難辦，時時感到不安於位。何況，自從康王南渡即位以來，一連換了許多宰相。我們的祿位不保是小事，如果日後宰相換了人，只怕四太子在南朝也少了一個心腹。

哈　夫人的意思是讓咱們替你想個辦法？

王氏　這自然仰仗四太子和哈大人的大力哩。如今大金和南朝是叔姪之邦。只要叔叔肯說一句話，姪兒還敢不從？相公，是嗎？

秦檜　對極對極！我很願意能常替四太子辦點差事，只要……

哈　只要你的宰相飯碗不打碎。

秦檜　（笑）是。是。

哈　（思索）咱囘去稟明四太子，諭知你們宋朝的皇帝，以後不准換掉秦檜的宰相。

秦檜　（下跪）謝恩！

王氏

哈　（鄙夷狀）你們只會叩頭。怪不得辦外交會失敗。

王氏　（諂媚）將來和平之後，宋金都是一家人還用得着什麽外交嗎？有什麽，吩咐就是，我們決不敢提出抗議。

秦檜　將來簽訂和平盟約之後，宋朝還要依賴大金提攜提攜，共同建立新秩序呢！

哈　咱以爲你是飯桶，可瞧你不出倒很會做官的。

王氏　大人多誇奬了。

哈　閑話少說。此地不便久留，咱要趕緊囘國報命。岳飛的事限你們在年底之前辦妥交差。聽見嗎？

秦檜　聽見了。

王氏　事情包在我們身上。

（哈迷蚩自原路下。秦檜王氏隨後恭送。）

秦檜　（邊走邊說）今天都虧夭人的手腕。

（王氏急丟眼色給秦檜，並作手勢讓他趕緊跟着伴送哈迷蚩出去。）

（舞台上空寂片時，然後硯童與興兒溜上。）

興兒　剛才這人來路不正，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些什麽，你聽見嗎？

硯童　我倒偷偷聽見一句。（耳語）說是「不殺岳飛，別妄想議和！」

興兒　（面露驚色）啊！

硯童　管他呢！不關我們事。

興兒　不能這樣說。岳元帥是忠臣，我們能讓他給人害死嗎？

硯童　你少管閑事吧。吃誰的粮，替誰做事。殺岳飛也好，不殺岳飛也好，反正我們吃了秦丞相的粮，就不能替姓岳的做事。人總該有個良心呀！

興兒　良心？我們要是聽相爺去害忠臣，就是昧着良心。你看相爺夫人近來越來越走岔了路，不是玩玩歌舞，就是喝酒開宴，簡直沒給國家大事放在心上。我雖然是秦府裏的奴婢，可也是大宋的百姓，我們……

硯童　（硯童窺見秦檜、王氏遠遠自走廊來，連忙示意興兒。）
　　　噓——噓——噓！
　　　（秦檜、王氏上）
秦檜　你們在這裏做什麽？
硯童　（掩飾）奴才們在收拾屋子。
秦檜　剛才有說什麽沒有？
興兒　沒有。
秦檜　我聽見你們說什麽「百姓」不「百姓」的。
興兒　（驚慌）哦，奴婢是說外面百姓沒不崇敬相爺的。
秦檜　以後不許多嘴。聽見嗎？
硯童　聽見！
興兒
王氏　府裏府外的事，關不着你們奴才，不用多理閑事。下去罷！
硯童　是！（走到門口）
興兒

秦檜　慢着。万俟卨、元龜年二位老爺走沒走？

硯童　還在裏面呢。

秦檜　說我有請。

硯童　是。（與興兒同下）

秦檜　万俟卨元龜年兩人一向詭計多端。平日在我門下奔走，謀些私事，我不曾阻他。如今著他兩人來商議這椿事，必然有個着落。

王氏　這兩塊材料現在倒用得着呢。況且，万俟卨與岳飛有舊仇，正好借刀殺人。

秦檜　還有，周三畏這人靠不住，我想另外找個心腹把這案子了結。

內聲　万俟大人、元大人到！

（万俟卨、元龜年上）

万俟
元　參見相公，夫人。

秦檜　罷了。

万俟　相公呼喚下官，不知有何吩咐？

秦檜　適才金國四太子又派人前來，遞到書信一封，並且當面提起岳飛之事。岳飛不死，終

是和議的阻梗。你們都是我的親信，可有好主意？

万俟　主意倒有。不過案子在大理寺辦，不由我們過問，總不好下手。

王氏　你們祇管說出來，我替你們作主就是。

秦檜、王氏　只要有好主意，案子就交給你們辦。

王氏　聽見沒有？

万俟　（面現得意色）多蒙相公和夫人賞識。

元

秦檜　周三畏這傢伙也不識抬舉，老夫命他審問岳飛。他竟然敢替岳飛申辯。如果你們

——

万俟　下官準有辦法將岳飛制得伏伏貼貼，定成死罪。

元　包岳飛不能活着走。

秦檜　什麽辦法？你們說說看。

（万俟卨和元龜年分附秦檜左右耳耳語，面現媚竈得意之色。）

秦檜　（得意的微笑）唔，有道理。

王氏　你們什麽事，瞞着我搗鬼？

万俟　不敢有瞞夫人。這裏耳目衆多，恐怕走漏消息。
秦檜　來，我告訴你。（附王氏耳語）
王氏　（喜悅）哦，原來如此！
秦檜　周三畏，我本來不信任他，可是一時想去掉他也不容易。我現在就派你們到大理寺前去會審。明是會審，暗是監視。一切務必依計而行。
万俟　多謝相公提拔。
秦檜　元龜年，你在大理寺做評事，說話更方便些。明天審問的時候，且莫放鬆。事成之後，再保你做大官。
元　謝相公。
秦檜　如果周三畏還是一意孤行，你們就指他祖護朝犯，勾結叛臣同黨。然後我才可以把他也押起來併案法辦。那時不但除掉一塊絆脚石。而且，万俟卨，你也有希望升爲大理寺正卿了。
万俟　（聞語急下跪）蒙相公如此看重，下官來世爲豬爲狗，也要結草啣環圖報隆恩。
王氏　不要圖來世，就圖今世罷！
元　下官還有一個好主意。就是……（附秦檜耳語，秦頻頻頷首）

秦檜　（樂）唔，的確是好主意。
（興兒送黃柑出，恰巧看見他們的鬼祟行爲，急閃避門後竊聽窺探。）
万俟　下官也還有一個萬全之策。就是……（亦附秦耳語）……這豈不一網打盡！
秦檜　（大樂）好計策。好計策。你們眞足智多謀，不愧是老夫的心腹。不過，他倘若不肯招認，那便如何是好？
万俟　下官有兩樣新刑法，不怕他不招。
秦檜　什麼新刑法？
万俟　叫做披蔴問，剝皮拷。
王氏　披蔴問？剝皮拷？
万俟　對的。把蔴揉得粉碎，再把魚膠熬得爛熟。去了岳飛的衣服，敷上一層魚膠，一層蔴皮，又一層蔴皮，又一層魚膠，直敷上六七層，再問他招是不招。若是招了，將溫湯揉軟揭去了事，若是不招，叫差役扯下蔴皮，扯一塊蔴，去一塊肉。就是這個新刑法。
（秦檜王氏拍手稱善）
王氏　剛才說的王貴和王俊兩人，靠得住嗎？
万俟　王貴被岳飛打過軍棍，懷恨在心。王俊綽號王鵰兒，專門放刁告狀，也被張憲責打過。

祇須化些小錢收買，就能聽我們使喚。那時叫他們出來做證人。我們就藉口岳飛部下告密，罪狀不是坐實了嗎？

秦檜 （大笑）哈……哈……好，你們趕緊去辦吧！

万俟 相公和夫人放心，這事只在下官們身上就是了。（與元龜年下）

王氏 （走到廊下）哦，相公請看，下雪了。

秦檜 唔，好！雪夫人看北高峯上已經白皚皚的了，連西湖也泛上一片銀光。眞是：「飄飄瑞雪下山川。」我今天好高興呀！

王氏 瑞雪必有佳兆，這是相公的鴻運來了。

秦檜 （躊躇滿志）唔唔。我倒有點冷起來了。

王氏 我們快進去喝兩盅酒。一來是暖和身體，二來也是替相公慶賀鴻運。

秦檜 好。（與王氏同下）

（與兒躡步輕入，將一盆黃柑放在桌上，偶然發現太師椅角落的蠟書。）

與兒 （讀蠟書）啊！竟有此事？——原來傳說相爺私通金邦，一點也不假，連證據都在這兒。——他們方才鬼鬼祟祟地在商議，是設計陷害岳元帥的性命。岳元帥是大宋的忠臣，我怎能見死不救呢？——哎，我一個弱女子，手無寸鐵，能有什麽法子？——（注視柑

匕首）有了！這把刀就是我的法子。等會見了相爺，我就是這一——刀！（驚慌的用目四顧）——沒人！——（喘息）不殺掉相爺怎能救岳元帥？不殺掉奸臣，怎能救忠臣？我就是這個主意。

（忽然走廊上發現步履聲。與兒持刃閃入椅後。）

（秦檜慌張入暖閣尋找蠟書。）

秦檜　噫！蠟書呢？——（思索）方才我看完信，摺好，放在……是的，是在太師椅上的呀。怎麼？……

（與兒從椅背一躍而出，持刃刺秦。秦驚，反步外奔，被几絆倒。與兒追上，秦起身繞椅走。與兒奮力刺秦咽喉，刀從髮際擦過，相貂落地。）

秦檜　（驚呼）來人！來人！有刺客！

（與兒正拔步往外逃，適遇兩衛士自門外迎面撞來，被逮。王氏亦自內室上。）

王氏　什麽事？

秦檜　（驚魂未定）刺客！——她——與兒！

王氏　啊？與兒，你好大胆？（轉向秦）相公，你受傷沒有？

秦檜　還好。刀子從我頭髮上擦過，把相貂落在地上了。

王氏　死丫頭，我從小把你領大，十幾年一直當你做心腹看待，哪兒虧待過你一點。你今天竟敢這樣無法無天想行刺相爺，你還有良心嗎？

與兒　（從容地）良心？大宋哪兒虧待過你們？你們却私通金邦，殺害忠良。你們的良心呢？

王氏　好利嘴！來人，把這死丫頭推出去宰了！

秦檜　慢來！這裏面恐怕有人指使。殺了她，不是正好滅口？

王氏　對的。（頓）送到大理寺嚴辦！

衞士 甲 乙　是！

（兩衞士押與兒下。與兒邊走邊罵。）

（秦檜走到桌旁，手取柑一枚，思索的地以指甲劃着柑皮。）

王氏　相公，你在想什麽？

秦檜　我在想，我爲什麽天下反對我的人會這樣多？連一個小小年紀的女孩子，她也不怕死。

王氏　事不宜遲了。相公，你要知道；「縛虎容易縱虎難。」我們要先下手爲强呀！

秦檜　對。我們要先下手爲强！（握緊拳頭，揑碎了黄柑）

——幕下——

第四幕

第一場

三天之後。

大理寺公堂。

舞台右端是一張公案，案後正中一張太師椅。案右另設陪審官二椅。再後便是一扇屏風。極右端的一角被幔子遮着，審官從此出入。正面有一列木架，陳着「肅靜」「迴避」等字樣虎頭牌。舞台左端是一排木栅，缺口處是皂隸和犯人們的上下場所在。

幕啓時，公堂上祇有皂隸二人兩廂侍立，屹然不動。一會兒，裏面傳出：「升堂！」的呼喊。於是万俟卨、元龜年和一個皂隸班頭自幔內徐徐進場。万俟卨先入座。元龜年跟着在旁邊一張椅上坐下。班頭站在案旁伺候着。

出場人物　皂隸甲、乙　皂隸班頭　万俟卨　元龜年　興兒　周三畏　岳飛　王俊

万俟　（得意洋洋）老弟，今天大理寺開堂，周三畏要我們先來預審人犯，想必他是看風轉舵，能識時務。哈哈，如今可是我們倆的天下啦！

元　（附和着）嘿嘿，誰料到岳飛也會在我們面前低頭。這全是仗着相爺的威儀。

万俟　想岳飛那厮，不識時務，我前些時解糧到淚上去，略遲了些，被他嚴詞拷問不算，竟挨了四十軍棍。如今他也撞在我手裏來，可要不客氣的連本帶利算它一個清楚。

元　這叫着天有眼，地有靈，不過……（低聲附万俟耳語）

万俟　祇要升官發財，也顧不得許多了！（忽然覺察身在公堂，耳目衆多，知道有些得意忘形失態之處，連忙板起面孔，咳嗽一聲。）喂，刑具都已經安排好了嗎？

班頭　早已齊備多時哩。

万俟　（翻閱案上文書）前天相府出了亂子，奴婢犯主，本當不待審問就地處決，祇是相爺恐怕案內另有別情，交下大理寺一併審問。現在該先提審與兒的案子啦？

元　當然，當然。我看與兒必然是岳飛的黨羽，非嚴刑拷問是得不到結果的。

万俟　那末，就提與兒到堂吧。

元　是。提與兒！

班頭　提輿兒！

（皂隸甲下場，提輿兒上。輿兒蓬頭垢臉，形容枯槁，手足被鐐銬鎖着。）

班頭　（吆喝）跪下！

輿兒　（不理）……

班頭　死丫頭，叫你跪下，聽見嗎？

輿兒　你們是什麽東西！配這樣神氣活現的？

班頭　好利嘴？讓你嘗嘗甜頭。（舉棍要打）怕不怕？

輿兒　怕你們這班狗傢伙，我也沒膽量刺殺秦檜了。

万俟　混蛋！竟敢在本官面前撒野。打！

（班頭舉棍打輿兒，輿兒被打，仆地哀號。）

元　慢來。我看這小妮子受不起苦刑，要是打回去老家，連口供也沒了。還是慢慢的來吧。大人，您說是嗎？

万俟　算了。算了。不跪就讓她站着。（對輿兒）你是叫輿兒嗎？

輿兒　知道了還問什麽？

元　這是官府，有問什麽的，你得答什麽，不許倔强。

万俟　你在相當府丫環，是嗎？
興兒　是的，我以前是伺候秦檜夫妻的。
万俟　你伺候相爺夫婦有多少年了？
興兒　快整十年了。
万俟　相爺待你怎樣？
興兒　很好。
万俟　那末你爲什麼竟敢行刺相爺？你這忘恩負義沒良心的奴才！
興兒　（坦然地）倒不是爲了待我好不好，而是爲了他待國家好不好。
万俟　他待國家好不好，這不關你們奴婢的事。
興兒　國家的事人人有份。我雖然不讀書，却也明白這個道理。不像你們這般自命讀過書的人，把國家賣了，還有一大套欺人騙自己的理由。
万俟　呃……胡說！
元　你自己說跟隨相爺也有十年先景。從前相爺在金邦受苦，把你帶到身邊，如同自己人一般看待。這幾年來，那有一點差錯？你怎麼恩將仇報，一點良心也沒有？
興兒　良心？你以爲拍他的馬屁的人就算有良心了嗎？

（元龜年語塞，大窘。）

興兒　告訴你：從前在金邦的時候，我還以爲秦檜是至死不屈，頂天立地的堂堂男子漢，所以我才死心塌地的跟隨他，受罪捱苦，也沒訴半點怨。自從秦檜回到大宋，我才知道他也像你們一樣，只貪圖功名富貴，爲了個人的升官發財，不惜陷害忠良，私通韃子。這還算是人嗎？我從前總算瞎了眼，錯看了人。

万俟　胡說！少講廢話，我問你，你是誰的同黨？

興兒　同黨？我有什麽同黨！

万俟　你知道這次岳飛陰謀造反，被押在京裏。是不是他派你行刺相爺的？直說！

万兒　岳飛？我根本不認識岳飛不岳飛。我只知道秦檜是奸臣，所以我要殺秦檜。這樣的賣國奸臣是誰都能殺死他的，還要什麽同黨不同黨的。如果你們一定要知道誰是我的同黨，那末我便告訴你們：凡是中國不願屈服的百姓都是我的同黨。凡是中國不願屈服的百姓都要殺死這賣國賊。

元　胡說八道！

万俟　（勃然大怒）掌嘴！

（元龜年忘其所以的奔下來要揪着興兒毆打，被興兒冷不提防的批頰。皂隸們一

起上前攔住興兒元龜年才憤憤地走上公案。）

万俟　老弟，委曲了你，其實你也未免太興奮了。

元　總算我倒霉，挨了這一下。

興兒　（皂隸們還在和興兒糾纏着）

万俟　少動手！

興兒　把這死丫頭的舌頭給拔了，免得她多囉嗦。

（皂隸們用匕首割興兒舌，鮮血淋漓，但興兒仍罵不絕口。）

你們不要以爲拔了我的舌頭，我就會不說話。你們難道能拔盡天下人的舌頭，堵住他們不開口嗎？

元　（揮手）帶下去！帶下去！

興兒　只要我有一口氣，我還是要說話的。你們這班無恥的賣國奸賊……（邊說邊被強推下場）

元　想不到這小妮子依然這般倔强，一點口供也不露。等會如何交差？

万俟　眞是毫無辦法！

（內聲傳呼：「周大人升堂！」万俟卨和元龜年頗現慌張之態，整理衣冠，預備迎接。）

万俟　呃，我們下來吧。這位子讓周三畏坐了。

元　眞掃興！

（万俟卨和元龜年離了公案，正擬出迎周三畏，周恰已升堂。）

三畏　（坐定）二位大人請坐。

（万俟卨和元龜年就旁座坐下）

三畏　偏勞二位大人會審，不知犯人口供如何？

万俟　方才只提過要犯與兒，還不曾有口供下來。

三畏　不曾有口供下來？

万俟　（微窘）她不肯招認。

三畏　犯人竟不說什麽嗎？

元　說是說了些，不過不大像話。

万俟　犯人竟敢當堂謾罵，目無法紀。

三畏　哦？（翻閱卷宗，握着硃筆，若有所思）現在該提審犯官岳飛了？

万俟　周大人明斷。

元

三畏　岳飛可曾到案？

班頭　已帶到了。

三畏　帶岳飛到案回話。

（万俟卨、元龜年互作鬼臉，面有喜色。）

班頭　帶岳飛上堂！

（皂隸擁岳飛上。岳飛雖身被重刑，衣衫襤褸；但仍坦然若無其事，邁步登堂，及望見中堂聖旨在，立下跪朝見。）

岳飛　犯臣岳飛朝見，願吾皇萬歲。

三畏　元帥請起。

岳飛　犯臣有罪在身，只求大人從公審斷。

三畏　那是自然，請過王命。（收聖旨）將軍，有人飛書告你按兵不動，虛運粮草，私通金國。是否實情，你且從實招來。

岳飛　岳飛奉命北伐，大小歷二百餘戰，破金兵百萬。四方忠義之士，望風來歸。正圖恢復舊京，平定中原，忽連奉聖旨，十二道金牌，將我召回。怎說我按兵不動，私通金邦？

三畏　只這尅扣軍粮是有的了？

岳飛　朱仙鎮上有十三座大營，三十多萬人馬，隨時可稽，隨時可査。

三畏　你和部下人馬駐紮朱仙鎮時，朝廷宣召各路兵馬囘師。各路招討使都已先後領兵囘鎮，獨有你不肯班師。前後一十二道金牌召你，你亦遲遲而行。是否心懷異志？

（万俟卨、元龜年得意地點頭互笑。）

岳飛　岳飛一生立志恢復中原，迎還二聖。用力十年，方纔追殺金人到朱仙鎮，離東京只餘四十五里。兀朮望風而逃。兩河豪傑父老，頭頂香盤，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時只須朝廷寬我幾日限期，必能克復舊京；然後進取燕雲，直抵黃龍，報國仇于萬一。這是岳飛平生之願，有何異志？

万俟　不如把策應淮西，不即提兵東下之事問他。周大人高見如何？

三畏　（頷首）唔。淮西之役，金兀朮集重兵來攻，大將如張俊、韓世忠都奮力抗戰。據報，你却按兵不動，坐觀成敗？直等到皇上親自下諭，你方移軍三十里，聊以應命。這是什麽緣故？

岳飛　金兀朮來犯淮西之時，岳飛方屯兵鄂州，一聞警報，即刻上疏請纓。怎說是按兵不動，坐觀成敗？況且請纓在前，上諭在後，豈可顚倒事實？至於說岳飛僅僅移軍三十里而止。試問從鄂州到濠州，僅僅只有這般短的路程嗎？各位大人身居重臣，豈有連國家與地

方志都不明白的道理！

三畏（領首表示贊可）……

万俟（尴尬）唔……

元　周大人，卑職以爲口說無憑，還是等待取得上諭再來作證吧。

三畏　也好。（繼續翻閱卷宗）二位大人還有什麽要問的沒有？

（元龜年與万俟卨互作眉語）

万俟　這裏還有一樁案件。據報，岳飛按兵淮上的時候，竟公然向部下宣傳山陽地方不可守，訕喪士氣，動搖民心。查岳飛身居大將，怎出此言？顯然這是私與金邦勾通，散佈謠言。不知該犯官有什麽可辯的？

三畏（對岳）你有什麽辯白？

岳飛　請問說犯臣要棄山陽不守的人是誰？

万俟（查卷）當今樞密使張俊。

岳飛　張俊從前想瓜分韓世忠的人馬，被我阻攔過。後來走到楚州，他要修城以守。我說，這時我們爲將的應當共同戮力恢復中原，如果只圖修城退保，何以激勵將士？張俊心中很不高興；回京之後，就倡言飛要放棄山陽。這明明是自己畏敵，希圖苟安，反挾嫌誣害

別人。

三畏　照你說，這事又是沒有的了？

岳飛　岳飛素來主張抗戰到底，有進攻而無退保，有規復而無控守。豈會前後矛盾，出爾反爾？

三畏　元帥，你好不明白。事已至此，你還是招的好。

岳飛　並非岳飛故意難爲周大人。祇是皇天后土，可表我心！

万俟　時辰不早，就請周大人判決了罷。

三畏　但無證據，如何判斷？

万俟　此事莫須有，何必證據？

三畏　「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人？

（万俟語塞）

三畏　好，且帶了下去。讓我奏明聖上，再行審問。

（皂隸押岳飛下）

三畏　退堂！（欲下）

万俟　且慢，周大人這便算審完了嗎？

三畏　剛才審問情形，你們是親眼看見的。

万俟　這等大事，不動大刑，他是一定不肯招認的。

三畏　岳飛曾經是朝中大將，知書識禮，非同審問山梁盜賊，何必嚴刑逼供？

万俟　如果不用大刑，他豈會招認？

三畏　朝廷法度貴在公平。可招則招，可認則認。豈能曲斷是非？

万俟　照周大人明斷，岳飛既不招認，那就無罪了？

三畏　三畏祇知遵守法度，秉公辦理，其餘概不過問。

万俟　但是，這是周大人的責職所在呀！

三畏　這樣的責任也就太重了，我周三畏實在担當不起。

万俟　要知道這樣的責任還不算大。審不清，問不明，庇護違法，偏袒犯官，你的責任就太大了！

三畏　（愠怒）三畏掌理法台，是奉了聖旨欽命，又不會鑽營媚寵。二位大人不過是奉了相爺一句話前來會審，就該在一旁靜心聽審。二位大人既要多言岔語，干涉司法，這大理寺正卿，我也不想幹了，就請你們來就任罷！（下位）

万俟　你敢褻瀆相爺！嘿，看你眞是做官做得不耐煩哩！

三畏　我早就有意掛冠而去。這種隨奸附惡毫無心肝的勾當，天理豈能相容？

万俟　鄙人身居諫議大夫，也是朝廷的言官。你怎敢辱罵本官？

元　（排解）万俟大人不必與他爭論，待我們回去稟過相爺就是。

三畏　（氣極）眞是狗仗人勢！（拂袖而去）

万俟　（望着他的去路）這傢伙眞眞不識抬舉！

元　周三畏旣去，我們正好告他一個棄職潛逃。

万俟　那末，今天這案子就這樣了結嗎？

元　他旣不幹，我們來幹呀！有相爺在上爲靠山，還怕誰？

万俟　對極，對極。

元　大人請上坐。

万俟　你也上坐了。

元　（小人得志）嘿嘿嘿嘿。

（万俟高升正座，元龜年也傍万俟而坐。）

万俟　我今天居然也坐在這位子上，好不威風！

元　這是大人時來運來。

万俟　正事正辦。帶過岳飛！

班頭　帶岳飛！

（皂隸帶岳飛上，岳飛見万俟等不與爲禮。）

万俟　岳飛，如今這大理寺正卿是本官了。你知道入公門鞠躬如也。我奉朝命審問你，你怎不下跪？

岳飛　我有功於社稷，無罪於朝廷。你們小人得志，沐猴而冠，居然也擺起威風來！

万俟　呔，戕看不動大刑，你是不懂得本官的厲害的。（吆喝）來人，將岳飛拉下去重打！

（皂隸扯岳飛下場，幕內聽見棍打聲音。）

万俟　再帶上來！

（皂隸們連推帶扯的扶岳飛上。岳飛受刑後，血流遍體，面色灰白。待走到案前，卽不支仆地。）

万俟　怎樣？可以招了罷？要不然，吃苦還在後頭呢。

（岳飛受刑暈蹶，神志已失，伏地不能動。）

万俟　啊？他死過去了！來人，快用涼水噴醒他。

（皂隸取冷水噴岳飛，岳漸甦醒。）

元　好啦。好啦。醒來了。

万俟　（吩咐皂隸）把他扶起來，好讓他囘話。

皂隸　喳！

（二皂隸左右挾持岳飛，岳神志漸蘇。）

万俟　剛才周三畏問你，你總不肯招認。你要對本官再圖狡辯，本官可不客氣了。（翻查文卷）唔，有人密告說你圖復兵權，陰謀叛亂。這是實情吧？

岳飛　有何爲證？

万俟　證據？這裏有告你的狀子。說你部下將官張憲和你子岳雲，俱是同謀，有你與張憲的書信爲證。你胆敢叫他虛申探報，以動朝廷，好復你的兵權。又你子岳雲與張憲的書信，也要他措置使你囘軍。

岳飛　竟有這等事？那末，請取過書信來，當堂檢驗。

万俟　這……書信當然是有的。不過因爲岳雲張憲畏罪，當時已經焚燒了當。所以……

岳飛　（笑）書信既已焚燒了當，還還成什麽證據？

万俟　別忙。自然還有人證在此。

岳飛　還有人證？是誰？

万俟　你的部下前軍副統制王俊。
岳飛　王俊？
万俟　是，王俊。你想見他麽？
岳飛　這不會的。我倒要見他。
万俟　公堂之上是不許你們私議的。現在你且下去，待訊明王俊，再傳你對質。
岳飛　不，我要當面對質。
万俟　那不行！你且站在後堂聽着好了。下去！
（皂隸帶岳飛自屏風後下）
万俟　傳王俊上堂！
（王俊上）
万俟　（閱文卷）王俊，你狀子上說明，八月二十二日夜裏二更時分，張憲差奴廝兒慶童來請你去說話。你到了張太尉衙門，在蓮花池東面亭子裏邊遇見張憲。那時張憲和你說些什麽？
王俊　（機械的）張太尉說：「岳元帥那裏有人來，教我設法救他。」
万俟　你怎麽說？

王俊　（機械的）我就問：「如何救法呢？」張太尉道：「祇要我處人馬一動，便能救了元帥。」我問：「怎麽的動法呢？」張太尉答：「我將人馬一齊移在襄陽府不動，只在那裏駐劄；朝廷知後，必使岳元帥彈壓撫諭。」

万俟　你當時附和他的辦法嗎？

王俊　不，我說「如若太尉動了人馬，朝廷必疑惑岳元帥暗中指使，罪名越發大了。」

万俟　張憲聽從了你的話嗎？

王俊　他說「你理會不得。如若朝廷使岳元帥回來，豈不是我已經救了他。」我道：「如果此計不成，朝廷反派兵前來剿辦，韃子探知以後，又來夾攻。那時腹背受敵，怎生處置？」

万俟　怎生處置呢？

王俊　張太尉冷笑着說：「我別有道理。待我兵馬剛一發動時，便差人送信給金邦，敎他們打發人馬助我。」我們計議既定，談到三更時分，方才回家。

万俟　好。你所供認的全都是實話，沒有反悔麽？

王俊　都是實話，並無反悔。

万俟　來，帶岳飛！

（皂隸帶岳飛自屏風後上）

万俟　（得意）哈，你聽見了嗎？

岳飛　（憤恨）王俊，你這無恥的奴才！我平常也沒虧待過你。你怎麽這樣喪心病狂，顚倒是非？

王俊　（驚訝）啊，元帥！這不是我願……

万俟　岳飛，你看人證在此，還有什麽抵賴的？

王俊　（懼怕而羞慚的搶着說）這……是他們敎我出來作證的！元帥，我不知道您也在——

万俟　（拍驚堂木）呔。王俊，你要放明白點呀！

元　公堂之上，說話必須小心。你不能……翻……供呀！

王俊　（屈服）我……不……敢。（向岳）望求元帥饒恕。

岳飛　這是王俊撒謊！王鵬兒一向胡做非爲，爲人不齒。張憲從不重視於他。即使果有謀反之意，豈會和他推心置腹，談論機密？這明明是你們狗官用這樣卑鄙的手段來陷害我，還要借刀殺人，好狠毒呵！

万俟　（拍驚堂木）你胆敢冒犯本官！把岳飛夾起來！

（皂隸們用木夾夾岳飛，岳飛忍痛倒地。）

万俟　你若不招，再用一套剝皮拷，就不怕你不承招了。（吆喝）看麻皮魚膠過來！

（皂隸們鬆岳飛夾，剝岳飛上衣背露藍涅「盡忠報國」四大字。）

万俟
元　　（同聲）：「盡忠報國！」
王俊

万俟　來，來，來，把熱膠灌在他身上。

（皂隸們將滾熱的魚膠灌在岳飛身上，岳負創掙扎。）

万俟　拉下去！

（皂隸帶岳飛下）

王俊　元帥！（驚慌失措，昏迷仆地）

万俟　（向內）與我扯！

（內扯皮肉聲，岳飛嘶叫，不成人聲。）

万俟　帶上來！

（岳飛被帶上時，頭髮披散，皮開肉綻，鮮血迸流，狀極恐怖。）

班頭　稟告大人，岳飛受刑不住，已經暈絕。

万俟　涼水噴！

班頭　喳！

（岳飛被冷水噴醒，痛極，伏地打滾哀號。）

万俟　招不招？

元　招了吧。

岳飛　好。拿——紙——來！

王俊　（痛哭悔恨）元帥！

（班頭遞紙筆給岳飛。岳擲筆，咬指血書：『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大字，殷紅觸目）

（班頭遞血書狀子給万俟卨）

万俟　（同聲驚駭）啊！『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元

岳飛　（狂笑）哈，哈，哈，哈！

王俊　（哭）元帥！

——暗轉（Dark Change）——

第二場

紹興十一年臘月的除夜。

這是仁和縣西大理寺獄的號子內。一邊是土坑，一邊是一張破舊的桌子和條櫈。從半側面的栅欄外望見一堆高牆，牆上攀着枯萎了的爬牆虎，牆頭還可以窺見一片佈着疏星的天空。這時夜已將闌，正降着鵝毛大雪，一片銀光反射進黯淡的號子裏。

幕啓時：岳飛身帶鐐銬，寂寞地靜坐着，秉燭觀書。牆外鑼鼓喧天，鞭炮之聲與街上行人歡笑之聲交織，更顯得獄中景況的凄涼。一會兒他起立挑燈，燭花爆發，牆外送入一片嘻笑之聲。岳搖頭歎氣，屢欲廢書輒止，旋又安坐繼續觀書。

出場人物　岳飛　岳雲　倪完　張憲　万俟卨　元龜年　禁卒甲、乙　硯童　張保　銀瓶娘　興兒

岳飛　一年容易，又是除夕。想從前汴京沒有失陷的時候，我們是何等的高興。簫鼓迎春，鷄人警唱，一直熱鬧到玉漏聲殘，金門已啓的當兒。那眞是普天同慶，萬民歡騰的佳節。汴

京失陷，屈指計算也有十六年了。大宋的天下如今只剩得這半壁河山，落得個偏安的小朝廷生活，而人們還是這般歌舞昇平，醉生夢死，怎不教人傷心落淚！

（岳雲潛入）

岳雲　父親還不睡嗎？天時這般寒冷，外面又下着大雪。您的身子自從那次大審受刑以後，就一直沒復元，當心凍着又要病倒，還是靜心安息安息吧！

岳飛　（驚訝）哦，你是怎麼進來的？

岳雲　孩兒同禁頭說了一番好話，才放我進來的。

岳飛　（默然不語）……

岳雲　（看見桌上的書卷）這般夜深，父親還在看書？（走近，拿起書卷）左傳？

岳飛　孩兒有所不知。爲父的從小就好讀左氏春秋和孫吳兵法。常常整夜不睡。常常窮得連臘燭都買不起，靠着撿柴糊口。現在被困在天牢裏，無可消遣，又有這一支殘臘，正好靜心讀書。

岳雲　可是父親也不要忘記保重身體要緊，孩兒在這裏不能躬親侍奉，實在罪孽深重。

岳飛　（嗟嘆）眼看着國破家亡，不能挽救；眼看着狼烟四起，不能掃滅；男兒生不能報國，留得這身體又有何用！

岳雲　父親，您怎麼又平白地勾起您的傷心事？

岳飛　唉！這寃枉事自有天知道！（仰天長嘆）想不到我岳飛，立下多大汗馬功勞，到如今祇落得披枷帶鎖。那些無權無勢的老百姓，更不知要吃秦檜這班奸賊們多大的苦？

岳雲　聽說，就是韓世忠韓元帥也被召回臨安，罷了官職；如今杜門謝客，絕口不談兵事，時常換了青衣小帽，跨着一匹驢，攜一壺酒，在西湖邊徜徉玩耍呢。

岳飛　唉！當初一班立國安邦的忠良將，到如今打入天羅地網，都成了風流雲散。我一個人的禍福，倒不要緊，恐怕大宋的江山就要斷送在這班奸賊手中哩。

岳雲　剛才禁頭偷偷的告訴孩兒，秦檜又在向金邦求和了。

岳飛　和！和！和！從建炎元年起，就不斷的派使臣去議和了。可是結果又怎樣呢？假使金邦眞有心「和」的話，早不待現在還嚷着「和」哩！從前宰相李綱說過：「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胆，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强，那末二帝不待迎請而自歸。不然，雖是冠蓋相望，卑詞厚禮，也是罔然。」想起這話眞對。可惜李相公死後，敢在皇上面前說話的人也少了。（轉念）那末孩兒，據你聽說這次的和議情形又怎樣呢？

岳雲　據說，秦檜保荐魏良臣做稟議使，和金人議定三項條款。第一，重劃疆界，以淮水中流爲兩國國界，割唐鄧二州和陝西餘地。第二，每年向金邦進貢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第

岳飛　第三，什麽？

三……

岳雲　這第三，眞使我們太難堪了。聽說皇上也居然接受了。就是：要我們向金國稱藩，世世子孫，謹守臣節，在大金國皇帝生辰和正旦的時候，遣派使臣去道賀叩安。這不箇直等於亡國嗎？

（岳飛怒目裂眥，舉拳重擊桌，桌上粥碗被震落地碎破。）

（岳雲看見父親震怒便不往下說了。低着頭拾起地上的碗片。）

岳雲　（手裏捧着碎碗）我替父親去熱碗粥來吧？前些日子倪完倪獄官送來的糖豆粥，還剩下小半鍋呢。

岳飛　（回首）孩兒你自管去用吧。

岳雲　父親請少待一會，孩兒熱了粥就來。（下）

（岳飛獨自徘徊躑躅，少停，憑欄仰首望天，高聲歌唱。歌聲悲壯。）

岳飛　（歌）昨夜寒蛩不住鳴，

驚回千里夢，

已三更。

起來獨自遶階行，
人悄悄，
簾外月朧明。
白首爲功名，
舊山松竹老，
阻歸程。
欲將心事付瑤琴，
知音少，
絃斷有誰聽？
（獄官倪完聞聲自內喝止）
倪完（在內）誰？這樣深更半夜，還在雞貓狗叫的嚷喚！（出）哦，我當是誰，原來是岳元帥！您還不安息嗎？
（外面鑼鼓爆竹之聲又作）
岳飛　你不見外面這樣吵鬧，怎合得上眼？
倪完　是的，今晚是大除夕。家家戶戶都在忙着守歲、下官剛喝完屠蘇酒出來，一路上眞是

熱鬧。紫禁城裏的的伶工們，穿着繡花雜色衣裳，戴着鬼臉，打扮成六丁六甲神兵，和各種鬼怪，從宮裏一路吹吹打打的走出東華門，直走到龍池灣才散。聽說這套把戲爲的是驅邪。

岳飛　（冷笑）驅邪！眞正的邪妖不去清除，反留他在朝廷裏禍害。像秦檜這樣的妖孽，難道——

倪完　（急止之）岳元帥說話可要愼重！這裏是牆有風，壁有耳，……

岳飛　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可說的！我已經是虎入陷穽，聽憑秦檜這廝將我怎生處置吧！

倪完　不過，事情也不能這樣講，秦丞相雖然一心想陷害元帥。可是這案子審了兩個月，過堂也過了十幾次，因爲元帥不服，他們也找不出什麼證據；況且朝裏朝外的清議更沒有不說元帥是寃枉的。據下官看來，等事情弄明白元帥也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岳飛　秦檜連皇上都敢蒙蔽，難道還懼怕什麼淸議嗎？

倪完　這年頭朝裏總是壞官多好官少。肯說話的好官益發少了。除了薛仁輔、李君樸、何彥猷三位大人和宗正趙大人，還敢替元帥抱不平之外。幾個月來到監裏探望元帥的，連一個人影也不見。他們生怕把事拉到自己頭上，害了前程。倒是有個不怕死的老百姓劉允升，有胆量，有義氣。咳，人心眞是勢利，世態眞是炎涼呵！

岳飛　（默然）……

倪完　我們的黃龍府也不知那一天才能克復了？

岳飛　祗要人心不死，我們總有一天會打到黃龍，直搗韃子的賊窠，把大宋的神威重樹立在白山黑水之間的。

（岳雲捧粥入，張憲隨入。）

岳雲　父親，粥熱好哩。

倪完　吓，岳將軍和張將軍也來哩。

（外面仍舊有稀落的幾聲鑼鼓爆竹。岳雲把粥放在岳飛桌上。）

岳飛　（揮手）不用了！

（岳雲持粥碗放在柵欄旁邊，一面說話。）

岳雲　今晚上我們在這裏守歲，倒想起當年東京的情形。要不是一班奸臣誤國，秦檜主和，如今我們怕還在家鄉快快活活地過年呢。

倪完　（喟感）唉，那時候，我還年紀輕輕的，一家五口過的舒舒服服的太平日子。不幸在金兵破城那天，我的老娘在逃難的時候，被亂兵踩死，老婆給韃子兵擄去，連我兩個孩子都不知下落。如今隔了一十六載，我的頭髮也快斑白了。（憮然）不知那天才能回

到家鄉！（激動）從前有張邦昌、蔡京、童貫這些禍害，現在却又出了這秦檜！

岳飛 （默然）……

倪完 這班大紅大紫的官兒到底是什麽居心？連家鄉都忘掉了嗎？

岳飛 （默然）……

倪完 去年我聽說岳元帥打到朱仙鎮，我快活得連眼淚水都淌出來。可是，高興的事總不會長久！

（遠處監內有鞭笞辱罵的聲音與女人呼喊的慘叫）

男聲 （粗暴地）打死你這賤丫頭。你招認不招認？

女聲 我抵死也不服你們！你們這班賣國的奸黨！

（鞭笞聲更重）

女聲 （慘呼）呀。——

男聲 不招？再重重的打！

岳飛 （驚異）爲什麽深更半夜還在監內打人？

倪完 說也可憐，這是相府內使喚的丫環名叫輿兒的，犯了案子也被打進天牢。相府天天派人來調口供，這孩子倔强，死打也總不肯露出口風。

岳飛　一個女孩兒家，怎受得起這樣苦刑？她有什麽大錯兒，要抓進大理寺審問呢？

倪完　（覺心中有難言之隱）元帥還是不必過問的好。左不過是挺撞了秦丞相。

張憲　與兒是秦檜老婆王氏的心腹丫環。怎麽如今也會和他們翻了臉呢？

倪完　（不便解說）時候不早，元帥和兩位將軍早點安息吧。

（禁子報「查監哩！查監哩！」倪完面現驚慌失措。）

倪完　哎呀！查監了！兩位將軍還是快些回號子去吧！

（岳雲張憲快步退出。倪完急忙鎖上監門出。）

（廊上一片囉唣吆喝的聲音，接着是鐵索鋃鐺的雜亂之聲和監門關閉上鎖的響聲。幾分鐘後，整個的肅靜，祇聽見自遠而近的足步聲。）

万俟聲　岳飛在嗎？

倪聲　在！

（這時万俟卨和元龜年已經走近柵欄前，止步厲聲吆喝。後面隨着禁卒數名。）

万俟　開開！

倪完　是！（開監門鎖）

（万俟卨、元龜年等入）

万俟（煊赫地）帶岳雲張憲！

倪完（傳語）帶岳雲張憲！

禁甲（高聲）帶岳雲張憲！

（岳雲、張憲披枷帶鎖押上）

万俟 案子審問將近有兩個月，你們還是不招。周三畏也爲你們掛冠而去。你們以爲拖下去，罪就可以免了嗎？（冷笑）好！好看你們有多大能耐！

元 我看你們可憐，還是自己招了，省得又動大刑，教皮肉吃苦。

（岳飛父子與張憲均屹立不語）

万俟（擊案）人家誇你們岳家父子是英雄好漢。好漢做事一人當。你們就該爽爽快快實招了。何必裝聾賣啞，不言不語呢？

（岳、張仍默不作聲）

元 我來問你們，上次提堂，你們吃的苦還不夠嗎？人總應該自己放明白些。英雄好漢做事更應該光明磊落。（稍停）我看你們一點也不配稱做英雄好漢。（又停）哎，怎麽啦？你們看秦丞相做人多麽光明磊落，眞是一位男子漢大丈夫！你們呢？（鄙夷狀）眞連一個小偷都不如！

（岳、張均不屑置理，昂立不動。）

万俟　（怒，拍桌）大刑伺候！賤骨頭！好歹都不識！

元　（諂媚狀）大人請不必動怒。讓卑職來辦。（假意的）好，我們坐下來談吧，（呼喝）來人！

禁卒　有！

元　（命令）把他們的枷鎖卸下來！

（禁卒動手卸枷鎖，岳父子及張均拒之。）

岳飛　你們這班狗才，不必虛情假意。我們已經進了你們的陷穽，要殺就殺，要剮就剮，多問些什麽！

万俟　（怒目）呵！

元　（攔阻之）大人，請息怒！（轉向岳）哦，你到底說話了呀！好，我來問你。上次提堂問你爲什麽私通番邦，按兵不動；又令部下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預備謀反等等。你都不承認。現在已經遣人前去鄂州你的家裏，取得前後頒降的詔敕和你的行軍日記，證明你的罪狀實在不假。你還有話辯白麽？

岳飛　皇上詔命岳飛提兵東下，沿途追殺金兵。累次都有皇帝御札，着我暫停調度兵馬，不

須前進，怎說是俺陰謀反亂，按兵不動！你們既到我鄂州家中取來御書，正可對證一下。

万俟　要我和你對證？沒這末大功夫！老實說，你招了便罷，若是不招，性命就在目下了。

岳飛　我無負於國家，無負於百姓，有什麽可招的？

万俟　好，你還同我打官話。看過大刑！

元　岳飛身體不曾復元，恐怕受刑不住，死了過去，反便宜他。

（沈默了一會）

万俟　岳雲，張憲，你們在外招搖，騷擾百姓，還要虛申探報，陰謀反亂。快快從實招認！

岳雲　想當年朱仙鎭班師之時，父老攔道阻留，可見民情融洽。怎說招搖騷擾？

張憲　岳元帥既無謀反之心，張憲何必虛申以動朝廷？

元　岳飛如不謀反，當年遊天竺之日，又何必壁上留題——「寒門何載富貴乎？」試問這句話是什麽意思？

万俟　既出此言，豈不是謀反？

岳飛　（長吁一聲）你們都是秦檜門下豢養的奴才。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對你們有何可說的！方知道既落奸賊之手，使我們的爲國忠心，一旦都休了！（合眼昂立）好吧！你們硬逼我招，我就招了吧！（略頓）拿刀來，給我自己招！（欲自刎，刀被奪）

硯童　（秦相府差役硯童持一小紙條疾馳上）稟大人，秦丞相密令一道，請大人過目。（手呈獻小紙條）

万俟　（審視有頃，遞交元龜年）……

（元龜年與万俟卨耳語，万俟奸笑領首。）

万俟　把犯人押囘去！（轉向禁役）打道囘相府！（向岳飛冷笑一聲）

（万俟卨元龜年率役退下。倪完吩咐禁子押岳雲、張憲下。）

岳雲　父親！

張憲　元帥！

岳飛　（肝胆欲裂）你——們——走——吧！

（岳雲、張憲及禁子正預備下去，恰巧外面有人擊監門聲。倪完與衆禁卒趕去應門，就把他們放開。）

人聲　開門呀！開門！

禁子聲　是誰？這時還來叩監？

人聲　你且別管。先開開門好說話。

倪聲　這裏是大理寺的監獄。怎麽能夠隨便放人進來。你少嚶嚶的啦！

人聲　禁大哥，我有要緊事，請你行個方便吧！

禁子聲　說了半天，你是什麽人呀？

人聲　我是濠梁總兵張保，特來探望岳元帥。

岳飛　（詫異）吓，張保如何到此？

倪聲　原來是探望岳元帥來的。爲什麽早不說呢？（略頓）還有那個童子呢？

張保聲　他是我的兒子。多謝多謝，行個方便，放我們父子進來吧！

倪聲　你旣是這末說，我做個方便，放你們進來。不過，你們進來了可不要聲張。秦丞相不時差人打聽的。（開監門聲）進來吧！

張保聲　曉得，曉得。（略頓）啊，元帥和公子在那裏？

禁子聲　嘿，叫你不要聲張，你怎麽嚷起來了？

張保聲　是是。

禁子聲　隨我來！

（張保穿破舊的褶子，提了一個筐籃，隨倪完和禁卒甲同走近栅欄，後面跟着一個童子打扮的人，就是銀瓶。）

（倪開門，放張保、銀瓶入。）

張保　張保參見元帥。（又見岳雲、張憲）吓，二位將軍也在此。

銀瓶（搶步跪岳飛脚前哭）爹爹！（起身伏岳雲肩哭）哥哥！（見張憲）張將軍！

（岳飛去銀瓶風帽，露秀髮，手撫其髮，泫然不語片刻。）

岳飛　張保，你不在濠梁，到此作甚？

張保　如今奸佞當道，小人不願爲官，已經辭職，囘轉湯陰，聞聽得二位將軍也在京中，因此奉了夫人之命，帶領銀瓶小娘子，一同前來探望元帥。誰知來到臨安之後，找不着門路，直到今天才能見着元帥。

銀瓶　這裏祗有一位爹爹的舊交趙宗正大人是知道爹爹的寃枉，曾帶領孩兒去見過秦檜。

岳飛　你去見他作甚？

銀瓶　孩兒是盼望爹爹能早日昭雪。

岳飛　張保，你既不願爲官，就該囘到家鄉纔是。

張保　小人實在放心不下元帥。

銀瓶　孩兒捨不得爹爹。

（衆落淚）

岳雲　你們一路上定是辛苦了。（歎氣）唉，其實來了又有什麼用呢！

銀瓶　自從爹爹在朱仙鎭上被提拿進京之後，不久哥哥和張將軍又奉了皇命被押解走了。隔了好幾個月，音訊毫無，正不知犯了何罪，教人好生罣念。所以，妹子纔改扮男裝前來，探聽爹爹和哥哥的行藏。

張保　夫人一定不肯放小娘子去。小的也曾經勸阻過她。祇是她一心要來，小的也只好侍奉着小娘子來走一遭了。

岳雲　妹妹，媽媽這一向身體好嗎？

銀瓶　自從哥哥走後，她老人家因爲日夜惦念着，一直就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

（岳飛父子張憲均默然）

張保　（想起筐籃中的酒食）今天是除夕，這裏有點酒飯，請元帥和二位將軍用些罷。

銀瓶　（捧酒飯敬父）爹爹，您可吃一口？

岳飛　孩兒，我兩脇腫痛，吃不下去。

銀瓶　（轉向雲、憲）哥哥和張將軍吃了罷。

岳雲

張憲　我們越發吃不下了。

倪完　（感動傷心）唉！

張保　元帥，您有什麽門路，可說與張保知道。張保自當和元帥出力，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岳雲　門路？進了這座門，就不用想活着出去。有什麽門路！

岳飛　張保你跟隨我多年，難道不知道我的性情和心跡嗎？你旣是一番好心冒險前來看我，我非常感激。做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就應該來淸去白。現在你不必多言，免得辜負了你的好意。快些出去，不要連累了他們。

張保　是，元帥。（轉向雲憲）將軍！

張憲　爲臣盡忠。

岳雲　爲子盡孝。

岳飛　張保，張保出去吧！

張保　（無可奈何地）是，是是。小人遵命。（拭淚）

倪完　（催促）快出去吧。倘有官府到來，不大妥當。

（監門外有人叩擊，禁乙倉皇走報。）

禁乙　倪老爺，快去快去，相府有差官下來啦！

（衆愕然）

（倪完急下）

禁乙　（對張保、銀瓶）你們躭擱了不少時辰啦。這會兒相府差官下來，說不定又有什麼大事發生。我看你們還是快點走吧！

張保　是，知道了。（留戀的）元帥！將軍！

銀瓶　（抱父大哭）爹爹！

（禁乙牽張保、銀瓶出監，銀瓶屢次回頭露依依不捨的樣子，嘴裏不斷叫喊着：「爹爹！」「哥哥！」「哥哥！」）

張保　（走到柵外廊上的柱旁）唉！想俺張保多蒙元帥愛護，現在元帥被秦檜陷害，小的怎能忍心看見元帥和將軍受這樣的寃屈。元帥旣情願盡忠一死，二位將軍又情願盡孝。俺雖然是個粗人，難道不能盡義嗎？也罷，待我拜過元帥，碰死了吧！

（張保向岳飛深深一揖，然後舉頭向柱猛撞倒斃。）

銀瓶　（大驚）哎呀！不好了！張保碰死了！（哭）

岳雲　（大驚）啊！（手扶柵欄，望張保屍）張保！張保！

張憲

岳飛　（狂笑）哈……哈……哈……哈……（沉靜）張保！張保！張保！——他去了！（掩面痛哭）

（衆痛哭）

（倪完慌慌張張地趕來，手中緊握一紙條，看見張保的屍身，又看見大家哭泣，木然僵立在柵邊，半晌不語。）

岳飛　倪獄官爲何這等驚慌？（瞥見倪手中紙條）莫非是——

倪完　（突跪地）這……這……下官不敢說。

岳飛　但說何妨。

倪完　這……下官還是不敢說。

岳飛　我明白了。敢是要我去？

倪完　是，是相府的命令已到。只是下官們怎敢！

岳飛　這是上面的命令，與你沒有干係。請起來吧！

（仰首昂立）

（倪完及衆禁卒同感泣）

岳飛　（目注張憲）張憲，是我連累了你。

張憲　元帥怎麽這樣說，難道末將不如張保不成？

岳飛　（視岳雲）孩兒，可憐你還年少有爲，敵人還盤踞着中原，我們的父老同胞還在他們的鐵蹄下過着水深火熱的日子，國家正需要你們這樣的人去殺退敵人，光復神州，而他們竟把你們……（語不成聲）

岳雲　自古忠臣不怕死，怕死非忠臣。大丈夫視死如歸，有什麽可懼怕的？祇恨我們的血不是流在敵人的面前，而是被奸賊謀害了。孩兒等以身殉國，樹大義於人間，正可以激勵我們未死的同胞，覺醒起來，內除奸賊，外抗强敵！到那時候，總有一天，我們的子子孫孫會直搗黃龍，收復失地的！

岳飛　（仰天推胸呼號）蒼天啊！蒼天！『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到如今都成了一枕黃粱夢！

倪完　時辰到了！請元帥和兩位將軍，到風波亭上……

岳飛　（堅决地）我們都已經準備好啦！

（禁卒把岳飛父子和張憲分別綑綁。岳飛上衣撕裂，背露血漬斑斑的四個大字「盡忠報國。」）

（狂風怒號，雷電交加。）

（監嘯，淒厲，悲壯。）

倪完　唔，外面風雪很大，天也陰沉沉的。元帥，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的家鄉和父母妻兒還被敵人蹂躪姦淫。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是誰殺害了你們的。

（興兒押經廊前，綁赴刑場，口中詈駡不絕。）

興兒　（一眼瞥見岳飛等）呵，岳元帥，您難道竟也落得這樣下場嗎？……呵，您不能死！您不能死！……我們大宋是不會滅亡的！

禁卒　（推興兒）走！走！（下）

岳飛　（轉身向銀瓶）孩兒，我去了！（手顫動着，從土坑邊頭慢慢取出一幅字卷）這是我的遺囑，你好好地拿着。你不要傷心。你不用爲我哭。（替銀瓶拭淚）

（銀瓶將字卷攤開，向着觀衆，現着四個斗大的字跡——『還我河山』）

岳飛　我雖死了，可是我深信中國人世世代代會遵守這個遺囑……還我河山！

（禁卒分別押岳飛、岳雲、張憲赴刑場。）

（風，雪，雷聲更大。）

（監嘯和鐵索鐐銬互擊之聲震動天地。）

（電光閃耀，將岳飛、岳雲、張憲行刑時的人影投射到獄內壁上。）

銀瓶（大聲疾呼）天下的忠義之士是殺不完的！我們的抗戰是必定勝利的！

（「滿江紅」歌聲響徹雲霄）

（狂風大作，燈光皆滅，黑霧迷天，飛砂走石。）

（監犢人聲怒吼。）

——幕下——

（全劇終）

調 4/4

滿江紅

章正凡譜

3 5 5 6 1 | 2 3 2 1 — | 6 · 5 1 2 3 5 |

怒髮衝冠 憑欄處 瀟瀟雨

2 — · 0 | 3 1 3 5 — | 1̇ 5 6 3 2 — |

歇 抬眼望 仰天長嘯

1 3 2·6 5 — | 5 · 6 3 1 | 2 · 3 2 — |

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 塵與土

3 5 1̇ 6 5 | 3 2 3 1 — | 5 1 2 3 5 |

八千里路 雲和月 莫等閑白了

1 2 3 — | 2 1 6 5 — | 0 0 0 0 |

少年頭 空悲切

0 0 0 0 | 5 — 5 6 1 | 2 3 2 1 — |

靖康恥 猶未雪

6 5 6 1 2 3 5 | 2 — · 0 | 3 1 3 5 — |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

1̇ 5 6 3 2 — | 1 3 2·6 5 — | 5 · 6 3 1 |

踏破 賀蘭山缺 壯志飢餐

2 · 3 2 — | 3 5 1̇ 6 5 | 3 2 3 1 — |

胡虜肉 笑談渴飲 匈奴血

5 1 2 3 5 | 1 2 3 — | 2 1 6 5 — ‖

待從頭收拾 舊山河 朝天闕

小D調 2/4

北　伐

歌辛曲

6 5 1 2 | 3 — 2353 | 6 — 5 · 6 |

號令風霆　迅　天聲動北　陬　長　驅

0 0 | ×××0 0 0 | ×××0 0 0 |

（大鼓）

3213216 | 2 —

渡河洛直搗向燕　幽　（舞劍）ff

0 0 0 0 | ×——（鼓獨奏）×××× | ×—— ××

×× | ×—— ××××××××× | ×—— ×××× |

× ×0

6 5 1 2 | 3 — 2353 | 6 — 5 · 6 |

馬蹀閼氏　血　旗梟可汗　頭　歸　來

0 0 | ×××0 0 0 | ×××0 0 0 |

3213216 | 5 — ‖

報明主恢復舊神　州

0 0 ×××× | × — ‖

D調 4/4

浮生若夢

舒湮詞
歌辛曲

5 6 5 3 2 1 | 3 2 5 6 5 — | 5 6 1̇ 6 5 3 |

浮 生若 夢 歡 幾 何 端 在及 時

2 1 7 6 1 — | 3 2 3 5 6 5 5 5 | 6 5 6 1̇ 7 6 5 — |

行 樂 生前虛 名管他 流芳遺 臭

1 3 2 1 2 1 7 6 | 1 — 0 0 | 1̇ 1̇ 1̇ 2̇ 1̇ |

怎 似生前一 杯 酒 看 眼 底 湖 山

6 1̇ 7 6 5 — | 5 6 5 3 2 1 | 3 2 5 6 5 · 5 |

如 繡 漣 漣碧 水 翠翠青 山 且

5 6 1̇ 6 5 3 | 2 1 7 6 1 — | 3 2 3 5 6 5 — |

華 堂通 宵 醉 酣 管 什麽

6 5 6 1̇ 7 6 5 — | 1 3 2 1 2 1 7 6 | 1 — 0 0 ‖

鼙鼓聲 中 胡 馬下 江 南

小B調 2/4

簾外月

歌辛曲

（詞寄"小重山"）

6 5 | 3 2 | 35 32 | 1 7 6 | 6 1 2 | 35 32 | 1 · 2 |

昨 夜 寒蛩 不住鳴 驚回 千里 夢

1 6 | 2 — | 2 3 5 | 6 5 | i 7 | 6 6 5 | 3 2 |

已三 更 起來 獨自 遶階 行 人 悄悄

35 32 | 1 7 6 | 6 6 6 | 1 6 | 2 3 3 | 5 3 | 6 i 2 |

簾外 月朧明 白首 為功 名舊山 松竹 老阻

7 6 | 5 — | 5 3 2 | 1 1 | 2 3 | 5 — | 5 6 5 |

歸 程 欲將 心事 付瑤 琴 知

3 2 | 35 32 | 1 7 6 | 6 ||

音少 弦斷 有誰聽

後記

這又是春雨潺潺的季節了。從去年秋天我發動寫這劇本的意念起，到現在全劇完成爲止，整整地度過了半個年頭。不要說這半年來國際情勢和此地的局面有了極大的變化，就是這狹窄的範圍內的人事，也生着紛紜的變幻。在這樣苦難的磨折中，我居然也寫完了一部不成樣的作品，私心還算欣慰的。

去年十月，當我開始準備工作的時候，第一步便是大量的搜羅各種參考資料。因爲我是以岳飛爲人物中心，所以有關岳飛的紀載，不管正史、稗史、雜記、說部、戲曲，我都盡量去尋求；又因爲我是除了人物中心之外，還需要描寫當時的時代背景，所以祇要是涉及宋室南渡以後的宋人筆記，也都大致瀏覽了些。

關於史料部份，參考的正史有宋史中的高宗本紀，岳飛列傳，秦檜列傳，職官志；金史中的太宗本紀，熙宗本紀，食貨志。別史有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其中岳飛中原大捷和秦檜主和兩章，將事件原委記載得非常明白；）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岳珂的金陀粹編二十八卷，又續編十四卷；黃邦甯纂修的岳忠武王集八卷。宋人筆記採用的有周

輝的清波雜志；吳自牧的夢粱錄；周密的武林舊事；岳珂的桯史和愧郯錄；以及王明清的揮麈錄。說部的材料雖未必全據史實，但流傳民間已久，予人印象很深，其間不乏可以採入戲劇的，所以也參考了最流行的精忠說岳，精忠報國傳和張明彝修纂的岳鄂王精忠血史三種。至於自來以岳飛事跡寫成戲曲的，前人已不乏名作。元孔文卿有東窗事犯記，明姚茂良有精忠記，富春堂刊本亦有岳飛破虜東窗記，崑曲有掃秦一折，皮黃有風波亭一齣；晚近劇作家以岳飛事跡寫成話劇的，據我所知的也有顧一樵氏的岳飛和谷劍塵氏的岳飛之死。改良平劇方面，又有王泊生氏的岳飛與周貽白氏的三字獄。

正史衹能給我們一個概念，並且略而不詳；如果僅憑正史演為戲劇，非但材料不夠，而可用的材料更少。幸虧其他的史料和前人的戲曲太豐富了。三朝北盟會編起徽宗政和迄高宗紹興凡四十五年間宋金和戰事跡及朝野言論，備載靡遺。該編引正書一百餘種，雜考私籍八十四種，金國諸錄十餘種，又諸家文集筆記甚多，引證之博，為當時諸著之最。這實在是一部珍貴的文獻，使本劇受惠不淺。金陀粹編將岳飛生前卒後的有關史料囊括殆盡，如高宗宸翰，鄂王年譜，奏議，公牘，籲天辨誣錄，天定錄等，都是正史所不及的。續編包括高宗宸翰摭遺，絲綸傳信錄，天定別錄，百代昭忠錄等，洵為信史。

有了上面許多比較可靠的史料作為寫作本劇的骨幹，剩下待解決的是劇本的結構

問題。執筆之始，我便決定以朱仙鎭班師寫到臨安大理寺寃獄被難爲止。經參閱了元曲、明曲、皮黃和近時諸家的劇本大致也採取同樣的結構。姚茂良的精忠記齣目多至三十五。皮黃本風波亭也共有三十七場。我深深感覺他們的寫作方法太自由，太靈活了。話劇有了幕的束縛和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這兩重桎梏把戲劇範得緊緊的，使寫作上發生重重的困難。然而，那種「中國風」的分場寫法在今日的中國舞台條件上又是不可能的事。於是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下，仍舊採取了分幕的辦法。我最後的決定是這樣：第一幕——郾城大捷，奉詔班師；第二幕——朱仙鎭民衆攔道阻止回兵；第三幕——秦檜設計害岳；第四幕——臨安大理寺大審；第五幕——風波亭被難。最後，因爲大理寺一幕不易討好，難免流於沈悶，又縮短爲第四幕的第一場，而以第五幕改編爲第四幕的第二場，中間利用暗轉緊緊啣接。這便是現在的刊本。有了結構之後，把各幕的材料分配勻妥，便開始寫起來。我最先落筆的却是現在的第四幕第二場，（當時應獨幕劇創作叢刊之約，先以風波亭劇名發表，與今本略有改動。）然後順序是第一、二、三幕。中間爲了事務羈身，半途停頓了兩月之久，才又盡了一夜之功把第四幕第一場趕完。寫完之後，自己覺得非常不愜意，尤其是偏重史實的緣故，使全劇不能如理想中蘄求的生動緊凑。我沮喪地幾晚不能安眠，氣憤地幾次想把原稿毀棄重寫。終於因爲友人的敦促，才鼓起勇氣，將零落的原稿送給他們指正。我感謝槐秋、貽白、景

波諸先生予我極寶貴的意見，使我又抖擻精神將全劇整理了三四次之多，總畢竟勉强付之剞劂。我知道這裏面的缺陷還很多，有些是不可挽救的瘡疣，需要施用「大手術」的。我目前沒這個力量與經驗，也沒有過充裕的時間來執行。這劇本在未公演之前付印，本來是極大的冒險；不過，我爲了徵求更多的賢明之士賜予我指敎，只好先把這不成熟的產物公布出來，以期達到美滿的收穫。在公演後，我希望能有一次訂正的機會，來贖取現在的罪愆。

此地的環境太不允許我們自由的去想，自由的去做。常常趁着黃昏，憑弔落日的餘暉，遠矚在那一片「自由的中國」土地上活躍的友伴們，我寄以會心的微笑。

從歷史中發掘劇作的題材，本是不得已的工作。這是雙重不自由的桎梏。然而，我畢竟做了一次笨漢！

歷史是不會重複的。但這裏面有許多敎訓却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把歷史與現實的相似之點集中擴大，這是我們的任務。眼看着目前有一羣死去的魅影又蠢動起來想把民族的生命重蹈前人的覆轍。這時我禁不住悲然心憂，我憤恨，我控訴！

雖然，戲終究是戲，寫戲的原則是不必拘泥於史實，因此在這劇本裏也並無影射的人物與事件。我所歌頌的是天地間浩然長存的民族的正氣。

南宋的局勢與今日的抗戰大局絕對不同。我們今日的抗戰是絕對樂觀，絕對勝利的。雖然，我們並不忽視接受歷史上失敗的敎訓這一點。岳飛的死絕不是敗北主義的結局，然而他的失敗却是值得後人檢討的。岳飛是一個「人」（雖然在劇中我還未盡力把他的人性活生生的刻劃出來）他包含人類共有的性格的特長與其缺陷，不幸的是那缺陷竟造成了他不可挽救的性格的悲劇。他固然曾以堅靱忠貞來抗衡朝內偷生苟安的萎靡風氣，但是他太自負了，他雖曾堅決抵抗敵人，却沒有運用同樣有効的力量來打擊朝內的奸細。「對敵人的寬容，便是對自己的殘酷。」——他終於死在漢奸的手中了。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個人主義的發展，一班大將各自爲政，互相猜疑，不能合作；內部統一戰線既未形成，而潛伏的偉大的民力更沒充份組織起來，以致爲外敵內奸所逞。岳飛雖力圖奮鬥，終覺獨木難支。給事中汪藻浩歎的說：

「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瓔之徒，身爲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鎭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台廝養，皆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

在這情形下，岳飛的掙扎，反招致殺身之禍，毋怪他憤憤的大聲疾呼「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劇中人物除大部份見諸正史本傳者外，其餘的也都依據說部或傳說。我將銀瓶的戲强調，這是劇本中比較重要的女角了。俞曲園的銀瓶徵云：

「銀瓶者，岳忠武之女。相傳忠武死，女抱銀瓶投井以殉者也。在宋時即見紀載，當非子虛。而杭人輒以張憲爲其夫，建張烈文侯祠，即塑銀瓶像以配之……然諸書但言其幼女死孝，無一語謂其爲張憲妻，而憲本傳，亦止云飛愛將也，不言其爲壻……」

明田汝成西湖志餘云：

「宋銀瓶女，武穆季女也。聞王下獄，哀憤欲叩闕不能，抱銀瓶投井死。」

銀瓶傳說的根據如上，她是否張憲妻無關閎旨，而投井自戕，則太消極不足取法，因此我把她的性格改爲一個隨父從軍忠貞不屈的巾幗丈夫。

與兒的刺秦是表示漢奸的衆叛親離。這與元明戲曲中的掃秦，性質迴異。掃秦是假託秦檜夫婦死後在陰曹地府的被鞫受難，除了迷信果報之外，至多只能說它是精神勝利，毫無意義，實不足取法。史書上關於與兒的記載，僅見三朝北盟會編。據云：

「御史中丞秦檜，初不願立張邦昌，遭粘罕拘執北去，幷其妻王氏同行，隨行有小奴硯童，少婢與兒，御史街司翁順而已。至金國，見虜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異姓之節，以賜其弟爲撻懶任用。任用者，執事也。撻懶亦高其節，甚相親信。……硯童、與兒、翁順皆不欲舍

檜去，乃共約同生死，遂不相離。」

後來秦檜自虜中歸，硯童與兒等亦隨行，至漣水軍界，爲宋邏者所得，疑爲奸細，將陵辱之。忽有一賣酒王秀才，佯稱識檜，乃得倖免。不過，劇中讓與兒刺秦，却是作者杜撰的。

在史實上，朱仙鎭班師和岳飛後來的下獄，原是兩樁事，而時間上也相隔一年半。紹興十年七月岳飛奉十二金字牌回兵鄂州，後曾自廬入覲高宗，自請解除兵柄，未許。翌年，金人復渡淮犯境，岳飛又奉命應援張俊、楊沂中。及和議既决，秦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飛投樞密副使。是年五月，詔同張俊往楚州措置邊防，以與張不洽，張昌言飛議棄山陽，密報之秦檜。秦檜適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風諫議大夫万俟卨等彈劾岳飛，於是造成千古寃獄。宋史岳飛本傳內對被難經過有這樣的紀載：

「……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鎭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會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誣飛與憲書，會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會措置

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扎，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

我寫「精忠報國」，將朱仙鎭班師與岳飛父子下獄併爲一事，是爲劇情的緊湊和結構的嚴密設想，好在無害史實，祇得便宜從事了。考之前人寫此事亦都採此筆法，可見前人已有先見之明，我但因襲成規而已。

鄂王行實編年，百代昭忠錄，精忠血史和岳傳裏，對朱仙鎭班師前後情形都有詳盡的敍述。精忠血史雖爲章回演義體裁，但每章後附以考證，對於無暇博稽羣籍的可以省力不少。在本劇前兩幕中引用岳傳的材料，有第三十二回（牛皋酒醉破番兵，金節夢虎諧婚匹）；第五十九回（召回兵矯詔發金牌）；第六十回（勘寃獄周三畏掛冠，探囹圄張總兵死義）和第六十一回（東窗下夫妻設計，風波亭父子歸神。）第三幕中的秦檜主和與趙士㒟等的主戰，全部根據三朝北盟會編與宋史紀事本末兩書所載當時一般反和士大夫與重臣如李綱、曾開、魏矼、胡銓、胡寅、王庶、張戒、張燾、許忻、尹焞等人的論調。其中最傳誦一時而以激烈著的有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乞斬秦檜、孫近、王倫一劄，痛陳和戰的利害，切中時弊，據謂：

「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用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日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僞，已可知矣！……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淩夷，不可復振，可爲慟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於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頃者，禮部侍郎曾開等以古禮折檜，檜乃厲聲責之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知。……」

又殿中侍御史張戒奏議：「自古能戰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也。」以示議和務先戰守。後來再奏和議利害云：「臣謂爲國只當自勉而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矣。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亦所以招寇。」可謂一語破的。

然而，王庶、胡銓、曾開、尹焞這一班廷臣卒以落職，可見秦檜的氣燄萬丈。岳飛下獄後，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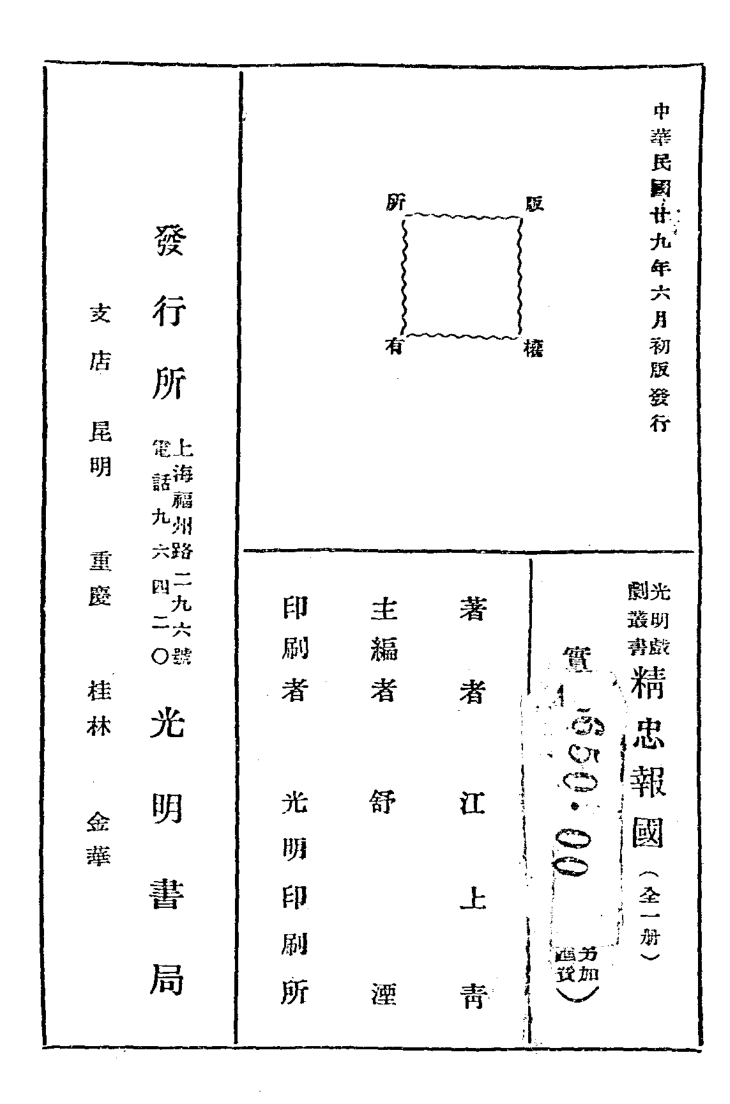
正士㒟曾請以百口保岳，万俟卨劾之，竄死建州。此事曾見正史，劇中權以他爲主戰派的代表。

岳飛在大理寺的供詞，史籍上無可稽考，本劇承籲天辯誣錄中岳珂的淮西、山陽、張憲三辯，所以存事實。按岳飛自高宗紹興十一年屈死，直至孝宗時纔詔復原官，寧宗嘉泰四年又追封爲鄂王，案始平反昭雪，眞相湮滅蓋已六十年了。

風波亭的事跡經皮黃劇的渲染，成爲婦孺皆知的戲。但在史書上這一段故事却因當時刑網嚴密諱莫如深，因從岳傳、精忠記和皮黃劇風波亭爲藍本。

我聲明過，在寫作時我是出入於重巒叠嶂的史籍與說部戲曲的山陣中，我未曾開拓出新的徑由，反而却自己迷失了路途。王泊生氏的岳飛說：「這一本戲只不過是舊劇展放或力謀衝破固有格調的一種試驗。」我也有同感。在結構上，在台詞上，前人的戲曲給我留下豐富的遺產，我非常感謝他們！

二十九年四月四日



中華民國廿九年六月初版發行

版權所有

光明戲劇叢書 精忠報國（全一册）

實 350.00（外加匯費）

著者 江上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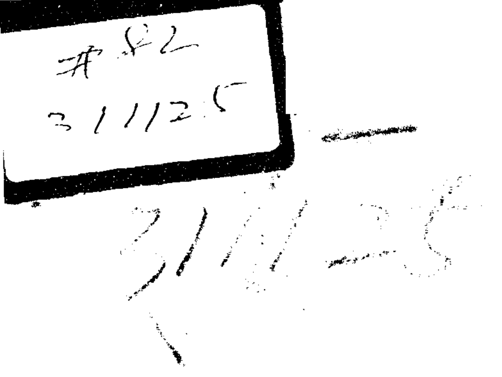
主編者 舒湮

印刷者 光明印刷所

發行所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支店 昆明 重慶 桂林 金華




光明書局